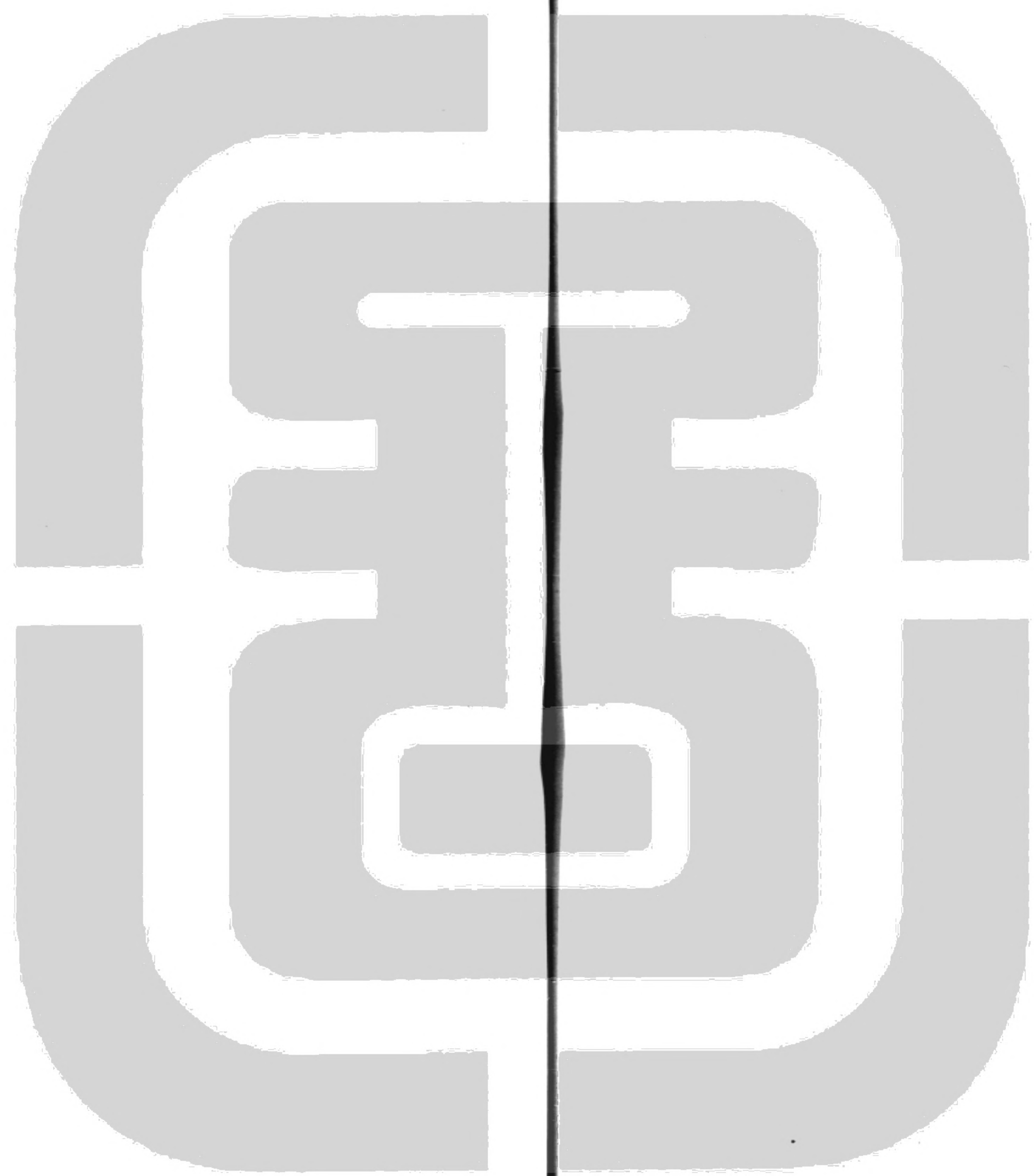


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對越甲藁

得聖語申後省狀

證對某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 三朝寶訓因

有奏事劄子先就經筵展讀至念昔者躬守之

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某奏云 陛下今日

居處之地即 高宗 孝宗居處之地也居

祖宗之宮室當思 祖宗之艱難朝夕兢兢不

忘祇懼庶可保守鴻業 玉音云祖宗基業為

人子孫自當兢兢保守讀至以一心而受衆攻

非卓然剛明不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 玉
音云當察於微芒又讀至理義之與物欲相為
消長者也某奏云理義謂仁義禮智之良心物
欲謂聲色貨利之屬義理上進得一分則物欲
上減得一分真積力久純乎義理則物欲自然
消盡 玉音亦謂知得義理物欲自不能惑某
奏 聖訓極是今人未知義理直將聲色貨利
作性命看欲得之心其熾如火纔見得義理分
曉其視聲色貨利如避烈火如避猛獸何敢更
近之乎讀至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
自得之樂某奏云人主如能垂精問學則所聞
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所講者皆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
遊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 玉音云朕在宮中
無他嗜好只是讀書寫字讀至持身以敬則凜
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某奏云敬之一字
乃聖賢宅心之至要人主能持心以敬則平居
肅然常若神明在前非僻之念無自而入詩所
謂不顯亦臨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皆此理也 玉音云戒謹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不欺闇室亦此意否某
奏正是此理闇室屋漏乃常情易忽之地故聖
賢謹之又讀至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
聞諂邪不得而惑某既舉程頤之說以奏又云
君子小人將何分別惟日進規儆之言使人主
有歎然不自足之意即是君子日進諂邪之言
使人主哆然有自肆之意即是小人 陛下以
此觀之則君子小人之實判矣 玉音云極是
讀至 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
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具

則有時矣某奏云臣所陳四事第四條尤為切
要不審 陛下知臣之意否 玉音云深曉卿
意又云朕朝夕太后之側本不欲遷過此以
太后聖訓再三勉承聖訓讀至恭勤之禮孝養
之誠當有加於前日 玉音云朕受 太后大
恩何敢不盡其孝某又舉治平間事謂今雖未
有此當潛消於未形之先且云臣此段緊切處
只在孝恩二字而已願 陛下深留聖心 玉
音云極是讀至貼黃晨興聽事乃頗後於先帝
之時某奏云 陛下在宮中起甚蚤視朝却覺

稍晚 王音云朕視朝只依 先帝時某奏比

先帝差晚願 陛下自今視朝以日出為節度

幾延訪群臣可以從容 上首肯奏畢 王音

云卿今日所陳甚切某退至簾下再拜謝恩訖

進前展讀寶訓睦親門某奏 太祖之友愛

太宗前古所未有其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

異必為太平天子則異時傳授大位之意已見

於此自堯舜揖遜之事不見於後世有天下者

未有不私其子 太祖非無子也燕秦二王非

不可以託宗廟也乃不私其子而以與其弟蓋

知 太宗神武英持天命所屬必能身致太平

故也堯舜之不傳子以丹朱商均皆不肖之故

太祖此舉又有光於堯舜矣其後 太宗果能

混一區宇濟世治平 太祖可謂能為天下得

人 太宗可謂不負所託 上首肯之讀至涪

陵公廷美卒某奏秦王之事 陛下曾知其本

末乎 王音云秦王似亦無大過某云容臣敷

奏因具陳其所以然之故又讀至 真宗為皇

太子一段某奏 真宗既正儲宮埃班帷次自

合與親王異處而乃極其懇請願仍舊貫 太

宗嘉其孝悌遂從其請臣聞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蓋親親而後能仁民未有不親親而能仁民者真宗惟其天資孝悌是以即位之後專行仁政異時契丹犯邊宰臣寇準欲以王師邀之境上使隻輪不返真宗惻然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不欲多殺此一舉全活南北生靈不知其幾千萬計其源則自孝悌中出上變容首肯又讀至卷末某奏自古帝王盛世未有不以親親為先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皋陶謨曰篤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伊尹作伊訓以告太甲亦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周家忠厚內睦九族則詩人歌之周室道衰棄其九族骨肉相怨則詩人刺之惟本朝祖宗以來以親親為家法其於皇枝帝胄恩意甚備如此卷所載皆陛下之所當法若太宗之於秦王乃是處人倫之變而矜憐惻怛曲盡其至如此尤陛下所當法某因誦太宗聖訓曰朕以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羨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耳某奏觀此則知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

上亦首肯所得

聖語須至申聞者

是日讀至其源皆自

孝悌出又讀楚王元佐一段奏云楚王乃即位

宗長子真宗之兄以疾不得立真宗即位

下加封拜待遇之禮極其優厚及奏周室道衰

讀理義常為之主物欲不能奪奏云一州有一

州之主一縣有一縣之主若州縣無主則盜賊

姦人得以竊據而為之主矣人心亦然理義為

主則物欲不能入物欲為主則理義不能入

嘉納

謝獎廢吏奏劄八月十七日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

三省同奉 御筆近真某奏事朕因訪問廢吏

某以知袁州趙箴夫對朕惟獎廢所以律貪亦

庶幾化貪為廢之効以惠吾民趙箴夫可除直

祕閣與監司差遣劄送臣者伏念臣比叨召禮

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斁之由皆本州縣貪殘

之故淵衷有惻天語載詢欲知廢吏之姓名以

備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嘗聆守土

之賢百口自隨惟祿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

遂以所聞冒陳于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

與之帥成都但載歸隍之圖籍揚長孺守長樂

罔侵公帑之圭銖皆最為當世所推乃不能悉

數以對方重愚臣之休惕忽傳宸筆之褒駭當

九重厲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
守臣之蒙擢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
起祇承命告倍切忻愉汙吏革心實關公道瞽
言獲用豈曰私榮願承明詔之作新更廣宸聰
而咨訪循良未舉益宏封密之規貪濁當懲可
廢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尤先昭德以塞
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朝廷而廉恥之俗交
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搖此下臣獻
替之微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
敷陳伏乞 睿察

故事

故事

癸酉七月二十一日進

高宗日曆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巳酉宰執進呈
次 上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為陰盛下
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早晚差寒天道不順
寒陰反節朕觀晉史天文志備言其證恐失其
當以召天變

臣聞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古先哲王嚴於自
儆故其遇災也常以為人事之所召後世之
君樂於自恕故其遇災也常以為天數之適

然治亂存亡之分未有不基於此者恭惟
高宗皇帝勤勞恭儉紹開中興憂閔元元力
行仁政求諸當時未見闕失而又陰霖雨之
變惕然自省遽以爲人怨之所致大哉聖言
可謂深知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伏觀春夏以
來淫雨過度都城之內細民失業近畿諸邑
山裂水涌淪胥以死者不可勝計仰惟 陛
下畏天敬民無媿前聖固宜殊祥異瑞史不
絕書而譴告諄諄迺與事戾何耶臣伏而思
之此殆吏刻急而民咨怨之所致也夫朝廷

張官置吏凡以爲民改法易令亦以爲民而
今長人之官能布宣德意勤恤民隱者何其
甚寡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何其紛紛也
假稱提楮幣之令而科率齊民借摧抑兼并
之名而破壞富室期會峻於星火爭利極於
錐刀於是措斂興而民始怨矣不窮告訐之
虛實而廣事株連不原情犯之重輕而例行
拘籍甚而父子銜寃赴井相踵立墳何辜亦
沒縣官於是刑僂繁而民始怨矣夫天之與
人本同一氣故有匹婦非辜而赤他千里者

况民生嗷嗷如此天豈不為之動乎臣願
陛下以昊天孔明為不可忽以皇祖有訓為
不可忘日與輔拂之臣講求寬大之政亟下
明詔申教有司蠲除煩苛與民休息若是而
災害弗除嘉祥弗應者非所聞也臣不勝倦
倦

故事

癸酉八月二
十七日進

通鑑唐德宗紀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
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
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

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以為
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
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
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
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
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
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
常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
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
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

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聞諸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自古迄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恃者
亦未有不卹其民而可以豐財者聖賢之言
炳若星日萬世不能易也劉晏在唐雖未足
以語此然猶知養民爲理財之本出入歛散
亦皆有法歲豐穀賤則傷農故必高其價以
糴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糶凶荒
始此先期賑卹用物雖約所濟者多以故民
生安業尸口蕃息歲入之賦至於數倍夫晏
以一有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
况爲天下者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
德以養民其效可勝計哉臣觀近世所謂善
理財者何其惰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歛日
興不知皮將盡而毛亡所傳也出新巧以籠
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亡益
也孟子曰我能爲君實倉廩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夫以劉晏之術而

槩諸孟子之言已未免爲聖賢罪人矣而今
之有司則又晏之罪人也惟聖明之君忠智
之臣亟思其本而改圖之寔天下幸甚

故事

甲戌三月
初七日進

元祐元年司馬光等言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
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
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
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事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
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

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
之曲直胥史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
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
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
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
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
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
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
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
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云云詔從之

臣竊惟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昔陳平
不答錢穀斷獄之問以爲當責之內史廷尉
唐太宗不以詞訟細務煩宰相而屬之左右
丞若平者可謂知宰相之職太宗可謂得任
相之道矣臣觀近世以來中書之務日繁應
酬剗決幾不暇給豈有他哉蓋六曹長貳不
能自舉其職而諉之朝廷朝廷之尊不免下
行六曹之事故也厥今天下所當經畫固非
一端而安危利害之大者莫邊政若也蓋夷
狄方爭中原雲擾事變迭出胡可勝窮或強

胡崛起何以爲控制之方或弱虜瓜分何以
爲撫馭之術或羣雄角立必思所以待之或
流民輻湊必思所以處之至若將帥之多庸
材軍旅之多弊政財用衰耗而未贍士卒愁
歎之未銷凡此數端所當汲汲講求如拯焚
溺其可以區區細故奪之乎昔 紹興中吏
部尚書孫近請詔大臣凡所以靖中原攘夷
狄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曰
要當遴選尚書侍郎使之專決大哉聖言可
爲萬世法臣願深詔 朝廷舉行六曹專達

之制如 元祐大臣所陳選擇群工分釐衆
務如 紹興之聖訓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矣

故事

甲戌七月
十一日進

漢宣帝地節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
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
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頻被水災已
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
鹽賈

臣竊惟宣帝可謂卹民之深慮民之至矣其
疾苦則遣使者循行以問之災害則振貸之
至於鹽直之貴似未深爲民害必詔有司損
其賈而後已蓋元后民之父母也孩提乳哺
少失其節皆父母之責困窮惻獨一失其養
皆元后之辜 陛下愛民之深慮民之至不
減漢宣而近歲以來吏以擊搏震撓爲功不
知以護養撫柔爲本營私煩擾殆匪一端邇
者又聞郡國守臣侵牟規利有薪芻諸物官
爲列肆以自售者於是物賈驟騰而細民不
勝其困矣有盡拘商鹽酬之以楮而官自出
鬻責民以錢者於是鹽直暴踊而人爲之淡

食矣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邪昔陸
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
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悴而根抵蹙是枝矣贄
之斯言可為永鑒臣願明諭輔臣盡斥天
下貪殘之吏其充亡狀者施之以流放不齒
之刑毋但削秩免官而已仍命詞臣推原德
意降一詔書丁寧訓飭俾天下曉然知聖
主加惠元元之意去苛益而趨忠厚此培植
邦本之先務惟陛下深留聖意海內幸
甚

故事

甲戌八月
十七日進

慶曆三年元昊遣使來所要請凡十一事諫官
歐陽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闕和之與否決在
此行竊計廟謨合思成筭云云臣見漢唐故事
祖宗舊制大事必須集議蓋朝廷示廣大不欲
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彊故舉事多臧衆心
皆服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不使人知及其
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采大公之議收
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謨固亦未晚
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

廷議慶曆四年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誥田况意虜蓄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脧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羗通欵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每念至此則惋歎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

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諮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虜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願因燕閒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虜患爲急則人人唯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唯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此之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

臣竊考是時元昊以力屈請和朝廷含垢撫
納宜無後悔而歐陽修方欲舉行集議以收
衆善之謀契丹修建城堡未必真有窺覷之
計而田況遽請咨訪大臣專以虜患爲念蓋
情之難知莫如夷狄事之至重莫如甲兵過
於慮危然後不危深於防患然後亡患此二
臣所以惓惓納忠而不敢默也今西北小夷
日益猖獗萬一有夾攻之約而歸我舊疆有
通好之言而邀我歲賂或從或否皆繫安危
此吾之當慮者一也元頽遺種鼠竄汴都外

有疆敵之馮陵內有群寇之侵迫或帥其醜
類奔突南歸或乞師藉糧析爲已援有一于
此處之寔難此吾之當慮者二也彼之四鄰
因其危蹙必皆規拓土疆設或夏人乘虛遂
據秦隴我之西北復接疆鄰右吾左豈易
爲力此吾之當慮者三也凡此三患特其大
端若乃輻湊之流民縱橫之群盜處之亡素
皆足以蕩搖邊鄙爲根本憂後患多方尤難
豫料以今日事執而較諸慶曆之時人材孰
多財用孰裕其爲可慮殆有甚焉而廟謨沈

深獨運惟嗟未嘗采群下異同之言昨廷奏
事數刻輒退未嘗有便坐從容之議此臣之
所未諭也修况之在慶曆皆為名臣而其
論又頗切於今日故臣敢采之以獻伏惟
陛下深味其言而亟行之實天下幸甚

奏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

丙子十二月
十二日

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
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
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

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
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
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為役然亦由詞臣出使
且以轉餉為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晉越之罪
畏縮不言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
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
庭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
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
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
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

爛厥證具形括馬敷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
傳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

叛遼在 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 宣

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

無以異 政宣之時 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

外禦夷狄者亦宜以 政宣為鑒夫以皇皇

鉅宋八葉重光至于 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

使 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

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

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

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

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

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 二聖荼毒

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

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求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

以 政宣為鑑而已臣嘗妄論 政宣致禍之

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較維是幾安股肱不良

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

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

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

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群臣
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
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文人吉又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
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
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
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
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
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 政

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
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群臣恬
不知警方且以恠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
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已從人成湯
之德從諫弗拂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
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
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
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大學朱夢說以昌
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
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

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政宣用
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
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
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握之餘與國無君
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政宣之世京黼
繼尸宰柄貫攸濫廁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
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闒尹即翼
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
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 政宣小人顯為蒙蔽以欺上聽劉
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
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
掩覆於外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發濟河而朝廷猶未之
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政宣
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
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
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
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

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復敵謀
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董貫實行遼
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誠北事旣
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
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孝
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
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
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疆
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
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食之
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
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
有國者不幸與疆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
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
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
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
無以順造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
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

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
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
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
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厭足徒知徇其欲
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
覺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
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
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
此失然臣獨恠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
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

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
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謹直
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
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
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
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
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
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
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

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
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
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
之則要索亡釐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
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
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
長筭而一切倖安曩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聘
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
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
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

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之渠
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
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
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
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
制閩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兵
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
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
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
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

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爲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踰旦夕之安及苻堅旣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皆徃徃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儲待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縢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 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 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彊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爲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焉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

氏東遷至

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

能攻符表。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天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瀆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鬪。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德其中心實不

謂然。姑欲架滿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群臣爲一身計可也。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柰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爲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臣自委質立朝。以來區區

之愚唯知有君父有社稷故常盡忠極慮不敢
自為身謀今日時事憂虞如此而宦戀寸祿不
為朝廷一言豈惟自負夙心抑亦有漸戴履
是用齋心潔誠忘寢廢食裁成此章欲進復休
至于數四懷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天誘臣衷
欲以感悟 陛下 庶或萬一見於施行則臣雖
擯廢田里其幸多矣

貼黃臣竊見 太祖 太宗艱難百戰以有
天下 真宗 仁宗兢業守成至于 徽宗
之世宇內承平民物熙洽不幸 崇寧而後

群小得志陷害忠良遂使在廷無一君子迨
政和初遼國衰微金虜崛起王黼童貫之徒
希功寡謀取侮夷狄馴致 靖康之變都城
失守 二聖蒙塵追念前失可為隕涕臣仰
惟 陛下銳精典學親御經惟凡 祖宗創
守之規模可為今日法者既曰陳于前矣至
於 崇宣之事可為今日戒者願詔館閣之
臣編類來上退朝之暇以時省覽庶幾姦邪
誤國之狀夷狄猾夏之耻一一備見本末于
以監前失而圖今得非小補也 皇太子春

秋昂盛問學日新亦宜命官僚編纂上件故
實從容講論其於令德啟發必多臣位下人
微志在納忠狂僭妄言伏埃誅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放宣城縣麥苗

臣一介疎庸誤蒙推擇將漕江左深惟連年入
侍軒墀具見 明天子惻怛愛民入境之初首
務布宣德意以圖稱塞今有見之詞牒採之衆
論民以為困者不敢不以具聞臣照得寧國府
宣城縣清流等九鄉水田及官民圩田去歲潦
傷頗甚本司雖差迪功郎太平州司戶參軍趙

汝詹言同承奉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煥於嘉定
七年九月前去徧行檢視統縣計放二分二釐
四毫共米三萬一千二十七石四斗二升二合
緣人戶洊饑之後生理未盡復舊遭此水患輸
納必是費力兼目今旱勢未蘇又當起催夏稅
竊慮府縣催督零分苗欠無所從出以致重困
臣今將本縣前項被潦鄉分殘零苗欠權與倚
閣候秋成理納少寬目前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申省
伏同

小貼子其以下戶零欠今亦不多推廣 上恩

欲使速得蘇息是敢不俟回降而亟行之專輒
有罪併乞照會

奏乞為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買狀

四月同安
撫司上

臣等猥以非才俱承乏使雖職守不同而責任
則一夙宵策勵惟知推廣德意務寬民力庶幾
仰答萬分今有近在目前事關休戚而縣邑因
循視為常賦越數十年之久未克釐正者臣等
比因旱暵訪求疾苦迺始知之若不亟議蠲除
使彫瘵自此少蘇何以上副 陛下宵旰勤恤

之意竊見建康府南門之外有草市謂之城南
廂環以村落謂之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皆隸
本府江寧縣紹興中行經界府城坊郭與諸門
外不過戶納兩料後錢謂如房地日收賃錢一
文則每年納錢四百省內城南廂以至第三都
成年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此外他
無一毫稅賦淳熙五年知江寧縣事章騫偶因
推排平白將一廂三都分立和買兩色增料綿
絹於民房地稅賃則起所謂家業錢店肆賣買
則起所謂營運錢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

紐家業錢一貫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貫
文即催和買絹五寸五分綿五分五釐共折錢
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釐其店肆賣買比之房
地充無定準皆是泛行約度紐營運錢每及一
貫文即催和買絹八寸綿八分共折錢一百二
十四文內房地和買歲取絹三百一十三匹六
尺三寸四分綿一千二百五十二兩計錢一二
九百四十一貫五百八十三文所有營運和買
歲取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五寸綿七百
二十九兩八錢六分計錢一千一百三十一貫

二百七十一文合兩色而言之共錢三千七十
二貫八百五十二文較以疇昔專輸房地役錢
已多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且均
爲建康之民坊郭別門相去咫尺悉皆無此獨
南門科折特甚於舊度其時雖罹橫斂固不能
堪然馬軍行司移屯之始連營列戍軍民憧憧
聚彼貿易市廛日以繁盛財力足以倍輸縱使
過多尚可強勉粵自師旅之餘饑饉洊至軍旣
殫乏民亦流亡居舍賈區蕭疎頽廢而昔年初
增和買定額仍存本縣官吏惟知比舊增數有
加無損以求足辦全不顧念鑿空如此何以繼
之大抵主家以房地起家業錢而賃戶又以店
肆起營運錢一處生業兩項輸送安得而不重
困哉至於因家業營運而科和買綿絹併和買
綿絹以當都團差役輸索重複差徭繁併力不
能支迺徒相望其聞未忍輕去者日益窮匱恐
非所以還舊觀壯陪都也臣等若徑乞盡數蠲
減恐賦入素定未易遽除如其知而不問心實
懷愧今公共相度欲從建康府及江東轉運司
各於支用錢內中半抱認取撥自嘉定八年

始每歲與之均補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每歲計錢一千二百一十四貫六十四文却乞將淳熙五年朔增家業及營運錢上所科和買綿絹盡與除豁見在房地一依府城坊郭及東西北三門之外以經界則例起催先來兩料役錢一歲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從本縣令項催赴建康府交納添湊轉運司并本府抱認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共成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理充知縣章調柄增和買綿絹窠名起發上供日

後推排以此爲定即不得巧立名色再數家業營運和買綿絹及紐折價錢如此則官雖有償備之費而和買數存不虧元額斯民積蠹遂可剷除儻蒙 聖慈特降 睿旨從臣等所乞施行實一方無窮之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

六月一日上

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池陽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乾旱蓋自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

者繞六七日焦熬之狀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池徽南康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間出近郊及因閱舟親至采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無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已栽插然水熱如湯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黃訪問當塗宣城管下圩埂之鄉每歲常苦水滯今亦種不入土與陸地同近因舟行過大城堰一帶見蝗虫飛泊蘆葦間綿亘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皆由東北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為空又據諸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聞者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略也常平義倉之儲總一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奇以之糶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况能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恃况江諸州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無廢在

在相望所出益少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
濟軍民唯仰客販今則兩淮既皆遏糴浙河般
運不通上流客舟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
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嘗博訪父老皆言粳稻
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蕎麥黃菜之屬緣田
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家賃
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
憂危而官司催督夏稅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
足以償而種子價高無錢可糴而不能種凡曰
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卹每遇檢放

指為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糴所有貴糴
所無以供公上殫其地之出不足以輸所以更
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此語為之惻然竊惟
今歲之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旱多在夏秋
田間既已布種故雖災傷之甚什至七八而其
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為荒地借令
雨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蝗螟之口而况
雨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之患日月尚長民情
搖搖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 朝旨將來合議
糴濟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

恭稟多方講究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糶濟之惠不若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
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居太平州百姓王經等一百六名狀稱自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乾死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蕎麥豆種艱得錢物亦無處收糶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種老幼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欲乞備申 朝廷權閣今年夏稅臣方欲冒昧控陳忽準戶部符臣寮奏請內一項寬旱地之賦以爲秧苗未得種挿人情方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責見鐵版曹既有歲例州縣苟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火之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爲怨嗟甚於不雨此當亟行戒約江淞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戶折帛等官物稍寬旬月之期以俟秧種了畢即蒙 聖旨允從仰見 陛下至慈至仁勸卹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行臣即已鏤榜曉諭州縣令自榜到日爲始住催一月雖足

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民罄
罄捄死不贍之時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
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爲苛擾人戶憂迫不
免流移理勢實然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
困重賦荒田逃戶所在相望今旣未能招徠
不可使見存之戶更有流徙伏望 聖慈速
降旨揮將本路州縣旱乾不曾種蒔去處第
四第五等人戶夏稅權與倚閣候將來得熟
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不勝大願其
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爲災傷檢
放之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官
多以趣辦財賦爲能鮮以保全民命爲急下
吏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
繁昌貴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
時多不及數目自臣到任來訴者多事已後
時無從覈實而參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
輒上倚閣殘零之請伏惟 聖慈必已矜從
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仁如天俯燭民隱將
來苗稅必是優與蠲除而臣察諸衆情似懷
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窄爲賢遠料將

來亦必如此至於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情
尤可深憫臣謂今欲尉安人情使無外徙莫
若控告 朝廷先期降旨約勅州縣應本路
官私田畝元不闕兩處將來成熟自當依條
輸納外其久旱不曾種蒔去處並與全放秋
苗其雜種麻豆之屬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
輸納苗米以致重困許臣備坐旨揮散榜曉
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狼顧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 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
雨尚愆深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

安應諸道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
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放 紹興二十八年

八月二日詔令諸路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具
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惟

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 高宗皇帝中
興萬世無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為
本故於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夏
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毋乃太早益
救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待其饑莩流
離然後加惠則所全寡矣為民父母忍使至斯

兩朝詔書可爲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 聖
慈降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利便一
則征斂旣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
家租賦亦免失陷二則農人肯行布種自救其
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糶濟三則窮窶之
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爲盜賊未萌之
禍銷弭尤多臣叨蒙 聖恩昇以漕計一路休
戚責實在臣庸敢齋沐投誠仰干 天聽臣無
任震揚俟罪之至

小貼子臣冒昧所陳二事非不知國家常賦

州縣經費取具于茲臣以轉漕爲職亦自勤
惜財計第親見民窮如此寧忍坐觀不言仰
惟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一如赤子微臣
雖不奏請終亦必有施行然臣竊惟救患卹
災寧過乎早若及今亟行恩卹庶人戶不至
逃移倘蒙 聖慈特賜依允只乞從 朝廷
行下不須備臣此章庶使一路之民共知出
自 聖意歡欣慶戴何有終窮臣疊犯天威
伏祈裁赦

奏乞撥米賑濟

同安撫司
總領所

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
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讜言赦死辜釋遷
謫還沒產苟可銷鎰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宣
無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
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
烈土脉乾燥耕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
插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子遺惟饒信二州
曾申得雨却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
閉糴米價騰踊民食已艱村落之間必有餓莩
向秋以後捐瘞又多累據諸處人戶陳訴并州
縣備申旱荒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沒剽
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廳求糴濟建昌縣百
十人劫隆興府界居民苟非饑窮迫身何忍至
此見得今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他
路國之根本在此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靜使
一夫餒死必傷天地父母之仁不幸詿誤有司
寧不重關憂顧惟有速發見藏不吝重費救奪
民命度脫蓄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今災
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
朝廷極力極濟有情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

携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賣
妻子棄鄉井填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爲之其
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
經豐熟荒田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
至無人可耕國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蚤夜憂
懼思得協心盡力爲 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
不致饑餓流亡散爲盜賊以遺 朝廷憂已行
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畧計七八郡所當
濟者不下百餘萬戶戶給一石亦該一百餘萬
石所在州縣匱乏豈有寬餘而義倉見管纔四
十三萬耗腐在內非 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
不足以振此凶災竊惟目今旱處既多諸郡必
紛然以錢粟爲請却致 朝廷難爲應副是以
會約一道當濟之數總爲奏陳俟諸州申到戶
口據實分撥合本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
猶以爲少臣等自行計推下於此數必支給不
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但冀十得六七之
比 陛下禱旱之初不愛曠典異恩以銷天變
蘇民瘼今赤子整整赴愬求延旦夕之命必不
惜力靳費不以抹之臣等謹體 聖懷昧死上

奏伏望斷自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

轉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

濟饑民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

下幸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能檢視吏姦失陷

官物致上孤德意下設民生則臣等之罪惟

陛下炤之惟嘉定八年七月十九日省制照得

司及取探制置司權米斛其上一度牒錢并提舉司

經自措置收糶米斛其上一度牒錢并提舉司

東提舉司申本路常平義倉共管米四十三萬

餘石又已降指揮令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分認

指置祿荒即未委逐州軍合用準備濟糶米數

既據所申合議先次科糶施行又與勘建康科

石太平州九萬石寧國府一十四萬石池州四

萬石九千石亦往轉般倉糶今合於上件米內

量行支撥應付使用七月十九日奉聖旨令

建康轉般倉支撥糶米三十萬石貼充江東路

糶使專令江准制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

災傷輕重將今來所糶米并提舉司常平義倉

米及用度牒收糶米并制置司所糶米并為總

申尚書省乞截撥寧國府等上供米同時

某昨以江東七郡旱災事體至重輒同本道帥

臣監司奏乞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貼
助義倉見米以拯一路之民日來市直頓增民
愈艱糴稍有資本銷磨向盡素來困乏者饑餓
益多萬口嗷嗷日夜望賜國家憂民如予必已
允俞其職在轉輸昨蒙 朝廷令本司催督寧
國府等處米二十七萬九千石赴建康轉般倉
交納據各郡申除災傷檢放外寧國府實發米
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太平州實發米五萬六千
二百餘石池州實發米三萬一千七百餘石咸
以河港淺澁未能起發為辭內太平州已裝發

三萬一千六百餘石差從事郎黃孟容管押自
餘一十四萬六千餘石並未起發竊惟諸州皆
係合賑濟去處若 上恩許從所乞必亦分撥
米斛前去諸州般運之間尚費期日不能遽及
待哺之民米運往來糜費耗折又所不計欲各
留上件米在州免令起發候指揮降到米斛理
豁建康府轉般倉內合科撥之數庶得 朝廷
恩意速可及民不至稽緩設事又免兩次往來
水脚費折誠為至便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照
前申及今來所申事理早賜施行

小貼子照得廣德軍地素磽瘠豐年民且狼
狽一遇旱歉窮困可知兼水路不通米運益
艱雖有科撥米斛亦難遽至竊聞本軍已具
申乞截留准東西總領所米斛二萬八千餘
石若蒙 朝廷從所申即賜施行庶得凋郡
窮民早被實賜又兼照本路諸州常平義倉
見管米僅四十三萬石若蒙 朝廷俯從近
日所請撥賜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
兩項通計九十三萬石而本路士州合濟之
戶約百餘方不過戶得一石而合賑糶人戶

尚不在此數內况目今米價踊貴民間大段
艱食便合舉行賑糶而所在州縣既無見管
之米又無錢可以收糶為賑糶之用緣此富
民觀望爭事閉糶商賈闕伺愈索高價而合
賑糶人戶又食貴米轉見狼狽將來必至盡
仰賑濟為公家之費愈多若官場有米接續
出糶則富家之米自出商販之米自至而人
戶之力亦得少紓將來不至全仰官司賑濟
則公家之費所省必多公私兼利無出於此
竊見 淳熙乙未劉樞密知建康日措置救

荒曾申 朝廷借撥椿積錢糶米出糶民甚
賴之其後結局仍將糶到米錢歸還元借窠
名一無虧欠它如此比不可勝舉目今本路
除建康府有椿積錢外其餘州郡亦皆有交
割錢之類平日謹藏府庫不敢擅動然在今
日民病已急若許各州權行允借作循環糶
糶之本將來結局本司自當專一督察令其
盡數歸還於公初無所損而於民實受大利
併望 朝廷特賜指揮

上宰執乞截上供米借見管錢劄子

嘉定八年

其近者具由書省乞截留寧國府太平池州
合發建康府轉般倉米十四萬六千餘石就元
處椿留免行起發理為科降賑濟之數併乞許
各州權行允借椿管或交割等錢作循環糶糶
之本候賑濟結局日將收到糶米錢仍舊歸還
元處上件事理必蒙 朝廷詳酌施行竊念本
路災傷至重目今民間已是艱食今歲之冬与
來年春夏必須大段狼具若不控告 朝廷亟
為措置流離餓等之患必所不免檢準 紹興

重修常平令諸賑濟穀一路移那不足者監司約度闕數先椿應用錢於 朝廷封椿及諸司穀內充糴充不足者雖上供穀亦聽充候豐熟收糴補數起發又 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勅濟糴所在州縣仰常平米往往不足於用惟有趨時糴米以爲準備又常患无錢若令逐路諸司各以見管不係上供錢物那融借充措置收糴向去米價翔踊却將此米出糴不得妄增分文候事訖物收元本如數還之仰惟國家以民命爲重故於立法詳盡如此今來所請委於上頃令勅大意實同伏望鈞慈檢照某已申事理速賜旨揮以慰一路生靈教養待哺之望干冒威嚴不勝俯伏俟罪之至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領行諸路某照對本司準 行在尚書戶部符准嘉定六年九月二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竊見今之州縣凡武臣之爲巡警爲監當若指使等職任州縣之長吏每輕視之兼官俸入旣已甚微小違失動遭閣俸或又從而罰之夫右選以貳年爲任至有一任之內累及十餘月而不支与

者其人以品秩之卑且類多撲魯其言語不足
動上官之聽其冗賤何由求當路之知其受困
窮無從控告方其在職必至苟賤无耻或刻剝
兵卒或侵用官課甚者與軍典合干人互相囊
橐靡所不至而猶有不免饑寒之迫亦甚可憫
也欲望 聖慈行下諸路轉運司專一檢察州
縣今後武臣小官所得俸給並按月支散不得
復徇前弊而困厄之仍每季取有旣未支親書
文狀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奉 聖旨依又准行
在尚書戶部符 嘉定八年四月十八日郡省

劄子節文竊見今時州縣小官徃徃皆待數年
之次其間又有不憚二千里之遙奉親挈累
以希寸祿者及其到官爲長吏者或乃不恤每
月合得錢米多是拖積不肯放行致使小官或
任滿不能到部或死亡不得歸鄉甚至家口流
落妻女不能自保竊惟知通之俸視小官何止
數倍知通俸給按月支請未聞有拖下去處而
小官之俸獨不能那融支給之耶欲乞明降指
揮自今州縣職官監當丞簿以至宗室不釐務
等人每月限在中旬並要支給取足然後知通

未得支或有違戾外許監司覺察內從臺諫論列其知通縱使在職別無它過亦合量加降責以勵其餘所有縣道合支俸錢在本州須管從實每月科撥應副不得輒將久年虛欠筭支如此則俸祿均平士無失職奉 聖旨依符本司尊奉施行某昨因巡歷屢見右選小官詣某自陳以州縣拖欠俸給饑寒窮迫或任滿積年無資可歸或身沒官所不能歸壘雖與嚴判行下多是不即遵從或止支給此小以塞責又聞縣

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給去處里巷諺語至有丞簿食鄉司縣尉食弓手之誚喪失廉耻職此之由今蒙省符備坐上項 聖旨指揮其加惠小官之意至為深厚某已即日頒行尚慮州縣雖暫遵承稍久又或違戾使 聖朝德澤終不下究豈非有司之責某照得宗室不厘務官所在員額不同除別議施行外今措置本路州府軍縣各給曆三道以孟仲季為記州自教授縣自知縣以下每月所請俸給開具于逐官之下其已支未支數目仰逐官自行批鑿在州委

通判在縣委縣丞差人傳送候逐官批鑿訖即
從所委官廳附急遞循環繳申本司以憑稽考
孟月曆以仲月發仲季如之仍於申狀實填申
發月日如少有違滯及批鑿不員定追所委官
承行人赴司斷治亦已牒諸州軍縣詳本司所
行事理施行并牒諸監司照會外今將給州縣
曆樣各一本繳連在前乞賜詳酌其今來措置
事理如或允當乞劄下諸路轉運司一體施行
嘉定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劄下
諸路轉運司及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同總領提
奉七月上

伏見今歲江東九郡大旱者士加以飛蝗所過
遺孽蔽江盈野其積數尺草木蒼蠶爲之一空
秋陽方驕風日愈烈耳目所接無非焦熬窘促
之狀人情皇皇略無生意并泉澗澗在在枯竭
居民行旅汲飲無所市糴翔踊斗幾千錢其長
未已居民相謂以平時三數日之資爲一日糴
猶不能飽至於村疇鎮戍市無粒米道路往來
有連日不得食者據休寧縣申民戶金十八等
數百人突入丞令聽求糴官米令丞開倉給之
不足以繼又據江西安撫司牒建昌縣百姓方

念八等百十人入靖安縣強發富室倉米又據
建昌縣申百姓王七八等劫掠民戶吳彥聰等
家穀池州道間亦有近放黥徒誘聚飢民剽掠
客旅江流浮尸而下莫知主名若不急爲措置
則弱者轉於溝壑強者聚爲盜賊皆將上貽宵
旰之憂臣等並將使指親見生靈危急若此寢
食爲之不皇昨已具奏乞撥降米斛借兌官錢
措置濟糶外續會議到合施行事宜如后

一部內九郡監司所當通察至於措置提督
則當各以附近州縣分任其責凡所施行仍

舊互相關報蓋通察而不分任則耳目難周

報應稽緩分任而不互報則血脈不貫事體
不均檢照常平令諸災傷縣計放稅七分以

上監司各分州縣巡按檢察月具賑濟人口

工料錢穀奏聞若當職官措置乖方內知州

奏裁餘選官對移訖奏以監司附近地方言

之則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常責之安撫轉

運司寧國府池徽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

商康軍當責之提刑司臣等方欲上聞忽準

省劄備從提刑司所申行下臣某都運臣某

提舉已遵稟外緣當來提刑司所申但及分
任事理而未有通察互報之文兼所分州縣
當職官措置善否推行勤惰及境內有無流
移死亡之民亦合許臣等將來分別奏聞以
聽陛下之賞罰伏乞 睿照

小貼子內疑信兩州屢申得兩臣等得於諮
訪饒州境內近來旱處亦多據鄱陽浮梁縣
申飛蝗已入其境信州里地相接竊恐將來
蝗災亦所不免故今分任之事未敢置二州
於慮外併乞 睿照

唯

嘉定八年八月二日降指揮各

行分管施行如有已施行事件仰逐司互勘
關報其州縣當職官奉行濟糶勤惰仰監司
各照所管州軍當職官具職
位姓名申取 朝廷旨揮

一抔荒之政固當責之守令而州縣之間官
事叢委雖有憂民之吏欲置它務以專意賑
恤而勢有所不能其間庸惰之吏視為故常
付之吏手徒耗官物惠不及民實為利害臣
都運臣提舉自當躬親巡察外更合選官不
時前去點檢而見任官各有本職兼其才能
可以倚仗者亦自有數檢準常平令諸災傷
緣賑濟事應差官而本州縣闕者聽監司於

鄰近選差不足即選轄下得替待闕官臣等
今欲於應本道官屬并前資待闕內選擇忠
信才幹之人及雖不應差出者亦聽添奏差
委候踏逐到人續具名銜申省其有勞績將
來結局分立等第申奏優與推賞庶幾不至
闕事伏乞 睿照

一 遏糴閉粟初非美政今州縣之間各私其
境而監司又各私其所部至有鄰境之民飢
困待盡不使斗斛流通當天下一家之時豈
宜有此臣某提舉昨嘗奏聞行下湖南湖北

江西淮西轉運司并沿江州軍通放客米不
得要阻收稅已蒙 朝廷劄下江西湖南北
淮西轉運司及各州軍今諸處雖被受 朝
旨而壅遏自如竊見江西湖南連歲屢豐今
又及時得雨秋熟可望自合通融有無豈可
以鄰爲壑而湖南之米經從湖北例遭拘遏
尤爲非便欲望 聖慈檢會已降旨揮再與
申嚴行下仍劄付京湖制置司照會遵依施
行

一 江東諸郡旱勢既闊官米有限全藉收糴

米斛赴官接續賑糶見差官及募富家大室
請領官錢四散廣糶竊見逐州起發綱運初
無收糶之勞止是關防偷盜欠折交卸無虧
並沾醲賞今所糶米若數目之多寡道里之
遠近防閑之難易風濤之險阻與綱運同而
於米有交糶之勞於錢有收支之累若全無
優賞何以使人今欲乞 聖慈下有司量立
賞格分爲三等二萬石以上爲一等一萬石
以上爲一等五千石以上爲一等有官人循
資白身人補右選或助教文學如願封贈占
射免役之類斟酌輕重等第推賞分明須下
庶幾爭欲自效易以集事

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同提舉
司七月

照對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旱傷州縣第
四第五等人戶夏稅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
尚書省劄子夏稅錢帛並係上供準擬支遣窠
名近已有臣僚奏請令州縣寬緩催理本司自
可照應施行劄付本司照會臣等不敢避再瀆
之誅頃至荐干 宸聽竊惟今歲之旱不同常

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家當有非常之
恩卹蓋常年之旱或在已種之後若旋即得雨
已稿之苗猶可勃興或旱傷所及僅止數州有
無通融尚足相濟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
者猶可薄收或本道雖苗而鄰境無虞則所憂
者不過上著之民安尉拊循猶易為力今江東
民田既皆失種秋成一事不可復言建康太平
等七州旱勢最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貴糶既
無由可以相資而淮淝荆襄又皆告旱招徠客
米亦病其難飛蝗蔽天所在害稼遺孽盈野未
易撲除近水可種之田農民極力車灌勞費百
倍尋即一空麻豆蕎麥之種斗直不啻千錢典
質借貸僅能入土而旋踵又為白地矣安慶光
州流民自池州瘦江而趨饒信者前後相續臣
擬舉嘗以奏聞長淮以北方尋干戈而淮土又
自不熟此去流移必多本道沿江諸州未免首
被其害丁卯戊辰飢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
所謂非常之災傷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貴糶之
初已有盜賊之漸池州境上黥徒剽掠建昌休
寧飢民斂攘若使向去闕食是遺盜賊以其資

邦本不寧將為大憲是時雖欲蠲租弛歛以消
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為災變如此天意難測
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恩卹
以召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
有常守未敢盡言而本道所當矜卹無如下方
所若莫甚催科况夏稅之數本田計畝而起田
既荒蕪稅何從出臣等竊見 孝宗皇帝淳熙
二年建康大旱即從守臣劉珙之請蠲是歲夏
稅七年江饒等州旱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戶未
納夏稅尚閣五分復慮艱於輸納又詔逐州第
四第五等人戶未納今年夏稅日下倚閣其後
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稅載在史籍
不可勝舉仰惟 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惟民
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權其重輕理當出此况
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來民力凋殘尤非昔
比雖號為上戶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產况於
未等尤更可憐夏田纔種則指為借貸之本以
度冬秋田甫插則倚為舉債之資以度夏今田
畝荒蕪無可指擬借貸之塗既絕生生之計遂
窮經營糊口且患不給况吏卒在門有賄賂之

費追呼在官有拘繫之苦愁歎之聲實不忍聞
近蒙 聖慈寬限催理仰見 陛下聖明洞照

疾苦民間見此寬恤之令妄意必蒙蠲除雖蠶
麥稍熟去處類皆賤價轉變以充口食及限滿
追理官司督促愈嚴自謂前既少寬今難更緩
遂以常歲兩月可催之數并欲責償一月之間
是 陛下前日寬展之恩適足以使民受峻迫
之害以臣等觀之若今便蒙除放未納之數已
自不多將來終無可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
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除放稍遲於官初無

所補徒使貪吏黠胥得以並緣侵漁重為赤子
之病臣等以為 陛下當以 孝宗故事為法

若以今日國用非 乾道 淳熙比除信饒外

且乞加惠七州其七州夏稅姑置四等而盡闕

五等之數庶於焦熬窮苦尚可少蘇臣等非敢

不恤國力姑息要譽既叨奉使一道親見民間

狼狽如此豈容不以實言 陛下仁儉之德必

不與飢困無聊之民較此毫末但恐 堂陛尊

嚴四方旱傷之狀未必一一盡聞則臣等之言

疑若張大其事 淳熙八年淮淝江東飢詔遣

着作郎表樞將作監主簿王讓躬親按視今願
考循故實選遣朝臣徧行本道如臣等所言稍
涉欺誕甘受用 上之誅所有七州第五等夏
稅仍乞先賜倚閣以昭 陛下之德意以廣
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 尋下江淮制置
司覈實竟不行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没人戶錢物下

本司給還

照對本司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令尚書省契勘安邊所元據監司州縣拘
沒到減落會價人戶財產錢物不拘已未到庫

及已未拘收數目盡行給還仰見 朝廷閱兩
之坊垂念及此寬恩誕誕聞者欣躍某職在奉
宣已即時恭稟行下屬部其間錢物未至安邊
庫者在州縣便當遵照指揮喚上人戶審實給
還不容更有濡緩但錢物已至安邊庫者若令
家屬經州縣請據赴安邊庫所陳乞支領竊恐
犯事之家又失生理貧瘁自甚決無餘力可以
先經州縣給據繼走行都伺候取撥必且因循
歲月終於不露實惠某區區愚意欲望鈞慈許
令本司將元因減落會價拘沒錢物在安邊庫

者具數徑申安邊庫所仍差人自為赴庫請領
俟到本司却發下犯人所居州縣逐一當官審
實盡數給還庶免庫藏邀阻道塗跋涉與夫旅
舍滯留之費於以推廣德意使家被再生之恩
實為大幸如某所陳仰合鈞意即乞徑從尚書
省施行伏候指揮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江東轉運司申據諸縣縣丞廳申到上人論掠
荒劄子數內一件竊見池陽諸邑曩自兵興之
後繼以旱蝗民力彫敝視他郡特甚昨自嘉

定四年本州承准樞密院拋下燒造滁州城磚
及本州修城續又增加數自行下諸縣分認燒
造涉歷累年官民勞費竟未有了辦之日蓋緣
拋降元錢類不足以償其燒造之費州不任其
責而悉皆諉之縣縣既無其力而不免藉之民
方其造磚之時率以隊伍起夫坏陶展轉以至
成磚動涉旬月更番分役既周復始終歲勤苦
而燒造之數無幾勞役之日未休至於蓄牛之
家本以備耕稼之用且復均科以供工作既竭
其日夜之力不惟他特田功不任其勞或以疲

而斃者有之民受其害已致重困本州又專差
公吏下縣監督縣胥從而與之表裏為姦文移
迫促動以軍期為名所用窶匠不按已定之籍
而業不素者妄肆追呼所役鄉夫不計當用之
數而役方休者例行關集凡此皆所以為通融
請免之地每免一匠則為直若干免一夫則為
直若干至於貧而無力之人則朝夕供役無有
已時官司日給錢米類皆虛破下實不及出入
吏手惟私計是圖而官事之辦與古不問也夫
修築城壁固當致力於無事之日豐年樂歲雖
未免勞民猶之可也今旱蝗之變甚於昔年小
民方皇皇然救死之不贍而復使之受無窮之
擾其何以堪兼照本州修城見役諸寨土兵廢
巡徼之職而供版築之事在今日尤為未便諸
寨或據阨塞或守江面正將以警捕盜賊今在
籍之兵率不及額而老弱不足用者居半又復
取其壯者以奉土功方此飢歉之歲設有緩急
何以為備此又不容不為先事之慮也欲乞詳
酌所陳行下池州日下權行住罷諸縣燒埽及
修城二役仍追回各縣所差公吏候將來豐熟

日別議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對越甲藁

奏申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收糴麥種

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爲苗孽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睿聽陛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天同心臣等欽體聖懷分遣官吏抄錄戶口舉行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

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思未知攸濟訪之父
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
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為
溫飽之資日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
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調第目
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為錢亦不下
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蓄種子中
戶糴買以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
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
顆粒尚存雖欲趁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
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
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稅輸納必艱上供
之額何所取辦况熬熬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
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賑濟或
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官
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
覩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
子勘會今年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
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
措置收糴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行毋

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 詔令煥如日星
臣等今略計本道災陽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
麥種人戶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升其費
不可勝計雖嘗亟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收糶
給貸然今州郡大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
平錢米本自無幾見今專充糶濟不復更有贏
餘只得傾竭愚誠控旨 君父伏望 聖慈特
詔有司給降錢會令臣等頒下諸郡斟酌量給貸
麥熟之日令民隨稅輸納臣等謹當拘催還之
縣官不敢分毫使用干冒 聖威臣等無任震

惕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照對種麥之期只盡九月立冬之後即
難施工前件奏請若蒙 聖慈以民食為重

俯賜俞允即均速降旨揮庶可及時給貸併

乞 睿照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九秋
苗

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
為災除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喜定七年苗
米畸零欠數不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前道之

苦必無輸納徒費鞭笞今流移已多或緣逃避
追呼不議蠲除則來歲耕夫必少所失經賦反
多於零欠公朝厚下於民固無所靳况權事
體輕重較然甚明欲望朝廷將七年分人戶
零苗特與除放是亦賑荒之一助伏候旨揮八
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
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喜定七年第四第五等
戶見欠苗米權與衙閣仍分明出榜曉諭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九月癸
照對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至甚除建康太平寧

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某已嘗節次同制置總
領提舉奏甲蒙朝廷特賜賑卹外續體訪得

饒信兩州旱亦不輕遂差委承務郎信州貴溪
縣丞邵介前去饒州諸縣迪功郎饒州餘干縣

主簿潛剛前去信州諸縣體訪旱傷輕重之實
同各縣知縣連銜保明申今據各官申到事理

及據知信州章奉議所申事理須至開具下項
一據知信州章奉議申云云之即縣丞等

右備據各官所申在前照對本路饒信兩州春
夏之交不至闕雨可以隨宜栽種比之建康太

平等七州自春一向乾涸種不入土事體輕重
緩急不同所以昨來先具七州旱傷申乞亟加
賑卹續聞饒信兩州栽種之後六七月以來亦
是一向缺雨緣未見旱傷淺深的實所以未敢
輕易一槩申陳遂分委各官體訪到前項事理
其又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正當苗穗
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間被飛蝗為患致使
已栽種田畝反成枉費夫力種糧其被害乃甚
於種不入土之處如此則饒信兩州旱傷雖大
體比建康太平等七州為輕而實不可謂非旱
傷州郡况其中如饒之鄱陽樂平信之永豐玉
山旱傷至甚却又與七州無異無日來體訪得
各處米價亦已艱糴當收成時其價比春間反
增三兩倍瀕湖之民已有全食麥矣而不粒食
者似此人情委難存濟既已審究得實若遂以
前來止申七州之故隱而不言即為欺罔謹錄
續次所審實到事理開具申聞欲望 朝廷矜
念兩州之民均被旱傷特賜詳酌併垂恩卹庶
無一夫不被其澤之患實為幸甚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糴米

照對昨蒙 朝廷支撥米三十萬石專委江淮
制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所撥
米并提舉司所管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糶
米并制置司所糶米併爲總數斟酌分撥赴各
州軍應副濟糶使用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
米斛督責州縣措置振卹且許其向後闕少續
具申請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三郡係准
朝旨令安撫轉運司分管措置內建康府承制
置司撥到米一十三萬石并義倉米三萬七千
九百七石四斗有畸本府見行委官抄劄戶口

候新制置李駿撰到日區處施行外太平州撥
到米一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二萬三千八百五
石六斗有畸廣德軍撥到米三萬五千石并義
倉米一萬三千六石八斗有畸近據兩郡申到
抄劄戶口帳目及自目下至來年春夏之交合
用濟糶米數太平州三縣丙戶一萬七千九百
九十有五丁戶四萬七千七百有九戊戶一千
八百通計四十一萬五千七十一口除已撥到
米數外尚欠米四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石廣德
軍二縣丙戶一萬九千七百四十有一丁戶三

萬二千八百二十有四戊戶二千五百有八通
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一口除已撥到米
數外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若非再
瀆公朝仰斷終惠則將來賑卹必至不繼規
等實有辜芻牧之責今照得兩郡雖均係災傷
地分然廣德被旱尤重兼本軍地素饒瘠民生
孔艱豐年樂歲不免貧悴一遇水旱坐待流殍
而鄉村之民尤無聊賴自八九月間已有饑餓
至甚者非有司極力拯卹未易全活自丙戶以
下皆當給濟惟城市則濟戊戶而糶丙丁所以
糶戶至少而合濟入戶居十之八至如太平爲
郡雖頗稱繁庶然年來已非昔比當此歉歲民
間亦甚艱食但狼狽之狀未至如廣德之極故
惟戊戶則全濟丙丁戶則糶內鄉村丁戶亦量
行給濟所以濟戶差少而合糶入戶不啻倍蓰
兩郡事體既稍不同其糶濟遲速亦不容不少
具廣德已自十月十二日爲始太平州則以十
一月十一日爲始所據兩郡日到欠少米數並
是的實太平所欠雖止是糶米然爲數不貲不
敢盡以上累朝廷除已從轉運司那撥米斛

并督責本州守令多方措置勸分招糴貼助賑糶外今來止敢以五分之一控告 公朝特賜

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應副太平州賑糶其糶到錢規等專一任責拘還

朝廷不敢分文違欠所有廣德軍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石係指定合用之數委是無從措畫

併乞劄下平江府百萬倉照數全賜支撥以充接續賑濟庶使兩郡飢民獲脫清寧實出始終

生成之賜伏乞指揮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建康府轉般倉於

管米內支撥五萬石付太平州充賑糶及令浙西提刑司於平江府百萬倉撥管米內支撥二

萬石付廣德軍充濟糶使用糶到價錢各就本處令項撥管具入月帳併申其米仰逐處徑自

差辦入船前去撥取仍仰開具收到錢數申尚書省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

照會近準省劄備本司同安撫司所申乞除放

本路旱傷州軍嘉定七年分人戶零苗八月二

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池饒

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入戶

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劄付本

司照會施行本司除已牒逐州軍縣遵奉施行

仍鏤榜曉示人戶知悉外照得昨來同安撫司

具申之時係在八月十三日其時緣委官體訪
信州旱傷未據申到兼本司去信州道里甚遙
未見本州旱傷的實未敢一併具申續據知州
章奉議并體訪官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申到
信州諸縣旱傷之實兼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
是後來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飛蝗
為害不輕僅有鉛山一縣所管七鄉上四鄉與
福建接境粗得豐熟其餘諸縣鄉都并鉛山縣
下三鄉皆係災傷地分已嘗開具申聞乞 朝
廷矜念并賜恩卹外今來一路八郡皆蒙倚閣

去年下二等零苗唯信州諸縣人戶未霑蠲闕
之惠若以前來失於併申之故不為控陳實非
所以推廣 公朝厚卞之意欲望 朝廷特賜

詳酌除鉛山一縣上四鄉外將信州上饒等五
縣并鉛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
人戶零苗照建康府等八郡已得指揮一體倚
閣施行使千里之民咸被恩賜實為大幸伏乞

指揮施行申聞事 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入戶
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振糶米 同太平州

照對其等昨緣江淮制置司分撥到太平州賑濟米三萬八千八百餘石比之諸州爲數最少而本州三縣合賑糶戶口爲數至多嘗各具申朝廷乞撥借米斛充本州賑濟日夜以須未奉回降其於今月初一日巡歷到州經行田里備見細民窮悴之狀與守臣同共措置除戊戶始終全濟可至來年三月其鄉村丁戶僅能量濟三次而流移新到旋次抄劄者又須一例振卹其城市丙丁戶并鄉村丙戶皆合振糶總計用米數十萬石其等已各竭公家之力措辦錢米

添貼糶濟外欠闕尚多委無從出竊見本州三縣今歲災傷檢放通及八分田畝所收旣已無幾而上江米舟至者甚稀鄰郡又無般販之地若非官司出米賑糶竊恐中戶以下闕食狼狽日甚一日其等濫雁磨節之寄若避煩瀆之誅不以控告于 朝坐視境內之民飢餒流離豈不上辜 君相愛卹元元之意用敢合辭仰干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其等已中事理速賜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借本州賑糶其等謹當拘收價錢卽次解納或留本州

糶米償還一聽旨揮行下如分文違欠甘坐黜
罰須至再申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同知

其等照對江東今歲旱蝗為諸路之最廣德兩
縣災傷又為本路之最蓋本軍田土瘠薄雖當
上熟之年猶有艱食之慮况自春徂秋種不得
下其為狼狽不言可知仰賴 聖朝哀憐元元
賜轉般米三萬五千石及就撥義倉米一萬二
千餘石醲恩博施自昔所無其等與兩縣十四
鄉之人同深感戴弟此邦民貧特甚昨本路諸

州抄劄戶口皆以五等為別其他州縣惟丁戊
始濟獨廣德兩縣所謂丙者殆不及它郡之丁
飢寒窮窶往往相似故自丙至戊無非當濟之
家總而計之仰哺於官者凡二十三萬九千三
百餘口其流移新到旋次抄入者又不在此數
臣等自九月間已聞兩縣管下鄉村有飢餓垂
盡之人亟出義倉米賑給一次計一千六百餘
石又於十月十二日以後將丙丁戊戶普行賑
濟計用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其巡歷到軍經行
田野訪問父老皆言自昨賑濟之後又閱兩月

餘貧民下戶復以闕食遂與隣同共商議以今
月十八日為始再將丙丁戊普行賑濟計用米
一萬七千三百餘石通將三項共計支過米三
萬六千餘石某等亦竊自念今歲飢荒非止一
州一路 朝廷至仁徧覆有請輒應為力甚艱
某等忝在臣子當知體國故於撥賜之米受惜
唯謹專留以充賑濟其軍城附郭合用振糶米
九千餘石皆從轉運司撥官錢收糶而戊戶計
口給濟為費尤多不敢悉用官廩以一月為率
兩旬以米一旬以錢米出於官而錢則出於某

之私帑區區之意本欲存留斗斛以接續賑濟
庶免數愆 朝廷其如戶口至多除三次給濟
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所餘亦已不多自開
春以後至於四月尚須二次給濟用米至多近
者安撫轉運司嘗具申請乞於平江百萬倉支
撥米三萬三千一百石委係指定之數日久俟
命未准回降今來事勢迫切某等職在振卹實
不皇安用敢合辭控告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
安撫轉運司已申事理早賜劄下平江百萬倉
照數撥降施行某等定與斯民同霑大賜須至

申聞者

申省第二狀

此係第一請被受省劄不允後再具申在三月初發

照對某近申

朝廷乞賜指揮將所撥平江府

百萬倉米三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令拘

收價錢續准省劄未賜允俞某恭承 朝廷之

嚴即當稟聽豈應再三煩瀆自速斧鉞之誅竊

念廣德歲蓄傷傷最為酷烈環地千里粒米不

收人情憂搖皆謂必填溝壑其自去秋被命措

置即行下本軍差官抄劄其間所委或非其人

不無泛濫而合濟之家却多遺落其亟遴選疆

敏愛民之官精加覈實整正甚多又於給散之

日令民戶結申互相保委其有冒濫許人告陳

緣此有已抄劄而不敢請由有已得由而不敢

請米有以三口爲五口而自行首實有以一家

得二由而復行繳還冒濫之弊委已盡革其實

貧乏者却與抄入凡今所濟盡是闕食之民即

不敢分毫泛濫有失 聖朝子惠困窮之意每

某區區愚鄙嘗竊有見以爲當天患民病之時

必須上下同心竭力以圖拯救迺克有濟故凡

朝廷所賜一勺一合盡以充賑濟之用其軍城

并屬縣自冬至夏合用振糶米斛皆從本司指
置應副不敢於濟米內分撥又振濟錢米或有
不給亦不敢一切倚辦公上前後出備添貼其
數甚多蓋職所當為自當罄竭豈敢數恩 朝
廷今來所乞將百萬倉米二萬石專充振濟實
緣事不獲已方有此請蓋上項米斛元係陳乞
為振濟之用若以其半留充出糶則三月間一
濟欠米萬石本軍既無事力本司帑廩又空四
顧傍徨實無從出闔郡數十萬生靈之命已蒙
全活至今農事方興仰食尤急若振卹不繼則
前功盡捐一簣之虧誠為可惜伏望鈞慈俯察
誠悃特從前請將所撥百萬倉米二萬石付廣
德軍盡數給濟免令出糶收錢其與斯民均被
隆天厚地之賜伏候指揮

申省第三狀

三月廿二日發

照對其近者再申尚書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
撥到米二萬石付廣德軍並充振濟免令出糶
拘收價錢側聽寡旬未拜俞旨伏緣本軍已擇
定四月一日給濟除上件米斛外別無指擬祇
得再殫愚悃上冒宗威竊見廣德去歲災傷荷

朝廷恩卹備至昨者制司分撥米斛本軍所得
九五萬五千餘石以每石三貫爲率計錢十六
萬貫有奇尚蒙盡數予民未嘗責令出糶今百
萬倉所撥凡二萬石若以其半出糶止計錢三
萬緡以 聖君賢相切於愛民之心既嘗捐十
六七萬貫救之於前豈復惜此三萬緡不以濟
之於後况某元爲本軍再乞濟米三萬石繼蒙
旨揮止與二萬不敢數瀆 朝聽已於本司經
常支遣米內撥五千石添貼支散若使止須振
糶則本司所出之米豈不欲拘回價錢以助漕

計之之實以本軍民貧非他處比惟城市入戶
粗有生業可以糶濟兼行至於鄉村之民狼狽
殊甚非濟不可故雖本司事力至狹亦未免徑
行給予不復出糶收錢况於 朝廷仁同天覆

苟可保全民命必不計折毫釐今雨暘以時二
麥甚茂田野父老皆言只待麥熟便可無憂但
今歲氣候稍遲麥熟須至五月日今一濟正是
緊切之時伏望鈞慈俯垂矜察許將上件米斛
盡行給予貧民則天地生成之恩何以逾此須
至申聞者

四月三十日劄檢會嘉定八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旨揮支撥百萬倉米二

萬石江准制置司均撥本軍義倉米一萬三千
六石八斗一升又撥建康轉般倉米三萬五千
石照得廣德軍撥降救荒米斛不為不多本軍
自合斟酌分撥濟糶疾幾實惠及民今據本軍
具到十一月十二日分糶濟米數其糶米計支
二萬二千八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升糶米止計
一千五百七十六斗八升其糶米比賑糶幾過
二千餘倍切恐惠下及民利歸吏輩今來所乞
政振糶米二萬石作賑濟難從所乞此乃
鄰司擬筆劄付本司四月十二日到司

申省第四狀

四月初十日在廣德軍發
四月二日省劄猶未到

照對某昨嘗累申

朝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

撥到米二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行出糶

朝夕延頸未拜俞音欽惟 聖君賢相勤求民

瘼由已隱憂自旱蝗以來振廩捐帑不可勝計

而廣德一郡得米九數萬石並係撥充賑濟仰

見 清朝以民命為重雖立山之費無所愛惜

何獨於此萬石必欲令其出糶收錢其雖至愚

亦知非出 君相之意日者側聞士大夫有好

為議論者以為此郡蓄傷本不至其官司振卹

失之太優斯言流聞遂致上誤 朝聽某竊謂

欲知蓄傷之重輕當觀檢放之多寡欲知民食

之艱否當觀米價之低昂本郡秋苗已蒙 詔

旨盡放則蓄傷之重固不待言今去麥熟亡幾

而城市米價每一省升為錢四十餘足則民食

之艱又可概見或者徒見境無流離野無餓莩
遂以蓄傷為本輕振卹為太厚殊不知去歲秋
冬之間人情皇皇朝不保夕倘非至仁亟加拯
拯則溝中之瘠已不勝其衆矣况自冬及春雖
屢行給濟計其所予實亦亡幾蓋本郡當濟之
家為口樂二十萬而前後散米不過六萬石有
奇民間所得雖微然不勞經營坐獲升斗和以
菜茹雜以糟糠一日之糧衍為數日故能保全
性命以至于今然其困窮憔悴之狀見於面目
者在在皆是蓋官司給濟僅能免其餒死而生

生之業固已赤立無餘且城市居民粗有營運

本司出米振糶其價又為甚輕尚有自旦至暮

無錢可糶者

本司糶價每升二十四文足有
納二十金而乞成四文米者

某

巡歷此來日擊斯事遂將軍城縣市仰糶之戶

普濟一次

丙丁
十七日

而痛減官糶之直每升為一

十八文况於田野鄉村尤為岑寂若改濟為糶

其間無錢可糶者十室而九未免却以由曆轉

售於有力之家飢腸弗克坐以待斃是朝廷

不階屢濟以生全之而頽情一濟以棄絕之也

况今大麥已穞而未黃小麥方秀而未實民食

之乏正在斯時給濟之期不容更緩契勘百萬
倉米除前一濟用過八千石外目今所存一萬
二千石見分撥軍城并四安倉椿頓今此一濟
係是結局視前當稍加厚會約用米二萬餘石
本司事力雖微亦已那撥米六千餘石錢二千
餘貫添湊外須至盡將上件百萬倉米充數方
了給散一次竊見漢之汲黯事武帝雄猜之主
其奉使以出又緣它故猶能便宜發粟以賑飢
民然後歸節以請矯制之辜今某幸遇仁明寬
大之朝且嘗日承 詔措置荒政親見民窮如此

願乃便文自營苟逃譴責非惟有媿昔人豈不
仰辜 朝寄用敢不避誅斥謹同知軍魏承議
以此月十日為始一面開倉振給外伏望鈞慈
檢照某累申事理速賜指揮行下所有其不俟
回降專輒給散之辜併乞重賜鑄表施行須至
申聞者

奏為不合差廣德軍教授借置荒政自劾

狀 六月十一日 上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中知軍魏峴被奏教
授林庠不職奉 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為人

素自修飭其掌學政又此日可觀峴遽効聞深可
驚駭蓋緣與聞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
誰與言者竊惟去歲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
聖恩優賜廩粟 明詔帥臣監司分行措置臣
與權帥胡視共議以爲此郡之民凋瘵爲甚振
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榷欣助不可無人博采群
言皆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及民臣
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道陳誼力辭臣
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
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

坐視而不知救強之再三庠始任責朝夕盡瘁
區畫有方遂使千里赤子均被 朝廷振恤之
實惠桐川之人悉能言之臣方賴庠得以逃責
而庠乃用是以獲罪蓋尋常州縣救荒只欲自
專其事侵牟移易惟所欲爲 朝廷監司莫可
究詰庠旣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爲欺終
有掣肘庠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乘峴未至已
有營惑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
民病十事臣之望峴不薄出以示之且謂此邦
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共起斯民深痼之疾本

是美意不虞峴反疑庠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
得自肆峴之忌庠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充提
舉司和糴米四千餘石椿留在軍接續賑糴峴
以郡計窘乏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有之
遣吏勇桴傳道指意諷令作出刺戲納庠具陳
其不可峴之怒庠至是益甚臣雖未見峴章來
諸道塗咸謂劾庠之疏緣此而上峴雖庸駮寧
不稍知是非何至率然妄發蓋以廣德弊壞未
易友吾故爲脫去之計以圖善地情狀本末暴
之天下自有公論重惟 陛下不鄙臣愚使分
一道按察之寄別白善否其責在臣今庠乃以
宣力採荒橫遭媚疾臣寧冒昧一言同受譴責
無寧畏罪泯默上負 聖主下慚物議是以干
犯 宸嚴具陳事實伏望 聖明察庠居官本
無它過致其出位咎皆由臣庠旣罷黜於臣之
義尤難苟免欲乞 明詔有司議臣之臯併賜
鑄斥施行湏至奏聞者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
院

第二奏乞待臯

六月十四日

臣近據廣德軍中守臣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

職得 旨放罷臣已具奏本末乞將臣併賜鐫
斥以懲差委失當之臯及庠申到峴章取而讀
之則意不在庠專為臣發震悸累日無地自容
臣以疲悞繆當荒政之任若謂其識見庸闇委
任非人措置乖踈周防不盡竊自揣量誠恐未
免以此加臯臣何敢辭顧峴所陳事關堂陛臣
書生為吏乃干名教之誅可無一言丹瀆 天
聽伏念臣自去歲旱蝗以來朝夕憂懼訪求疾
苦不憚驅馳區區此心唯知救生靈所以固邦
本布德意所以尊 朝廷曷嘗一毫自為已計

昨蒙 聖恩再賜民粟即 于榜徧諭田里使
知獲免飢餓流移之苦盡 聖上仁恩一飲
一食耳知感戴 赤子 朝廷之赤子錢穀

朝廷之錢穀入 於此得效尺寸寔藉 朝廷

事力就使推行 善皆是職所當為以此言勞

稍知義理之人亦 所不敢昨者累申 朝省乞

將賑糴米改充 濟實緣春夏之交青黃未接

官糴雖平而城 居民尚苦無錢可糴村野窮

僻困悴尤甚 陛下至仁既嘗斥四五萬石以

活飢貧顧此萬斛 聖朝豈復靳惜輒緣至意

稍以予民私謂推廣上恩縱令獲罪不過薄責若早知此舉涉尾大衛決之嫌則臣雖至愚焉敢犯此大戾竊觀祖宗朝范鎮在陳范純仁在慶皆嘗以便宜發粟不俟奏報而朝廷未嘗不尊堂陞未嘗不嚴當時群賢滿朝亦未聞有慮其啓專橫之漸者今臣先請後發其視二臣尤非專輒况不旋踵而報可之命下是陛下固以亮臣之心而赦臣之罪朝廷之上亦舉無異論矣峴爲郡守乃獨追尤前日子民之不當是併陛下之赦臣者亦非也况其始

議之時庠與一二同僚皆主振貸獨峴移書告臣力言給濟之便及臣到郡又縱吏再三謂民窮如此非徐行拯溺之時且今所親作詩勉臣以汲黯之舉自始至末峴皆與謀故臣申省狀云謹同知軍魏承議開倉賑給若峴不與聞臣敢妄爲此言乎今乃加臣以不有朝廷之臯是無天也兼臣從來巡歷先期戒約官吏每送迎毋排辦所至蕭然人所共觀比者往來桐川雖巡尉職當警護亦令勿出唯將入郡城見市井小民執旗迎候者頗衆臣方訝其無錢糴米

安得有錢製旗亟諭之散去已而物色乃知峴
用公庫錢製造以給之又出絹與民繪像欲爲
臣立祠于學且屬庠撰述碑文幸庠力辭而止
臣繼聞之即移文禁戢明言全活生靈自出
朝廷之賜凡百官僚止其奉行有何功德可以
當此令其日下除撤向使一卒必爾承命其爲奇
貨亦又甚焉臣性疎直生一人不疑見其外若溫
柔謂可與之爲善慨念文皇遺訓已極方約其
同心講究以蘇民瘼不其意薄陋邦潛圖脫
去已設機穿於出肝肺之類

其不可測如此臣非不知久去闕庭孤危易撼

見幾不早尚口乃窮然念微臣事君粗有本

未上賴仁聖保全至今就令奉使失職朝

廷自有黜典臺諫自有公論而屬郡如一魏峴

得相陵蔑誼當自反何敢辨明知如峴所陳既

有扶持名教之深慮則臣之所坐宜得覆載不

容之大僂峴去臣留危所未安欲望聖慈明

詔有司審覈虛實倘峴言有狀即乞將臣重賜

貶竄施行臣見今待臯外伏候勅旨六月二

奉聖旨真其無罪可待魏峴與官觀二十三日
日出省劄二十八日到司尚書省送到承議郎

權發遣廣德軍魏峴奏臣畏以尋庸存家需使
由州別駕三遷遂玷班行旋叨外除分以左符
聖恩山重微命絲輕故雖到官未久造承儉歲
之餘惟知恪意無摩究心疾苦期冀鮮而不擾
務束杖以無苛眾軍拖下之請即時以支還諸
案未了之訟則參摺而祖央至於酒稅拘推猶
恐寬弱才而何有濯百滴之易盈敢生財而過
與頹者諸侯所尊今乃乘時邀權見謂越職臣
同心庶幾闔軍之有額况學校者清議之出而
博士者論謂何竊照軍學教授林庠壁水者
而生高甲賜弟本軍雖號偏壘臣方喜教養之得
入使不以利達動其心靖其自愛則國家爵祿
他時決非為春補者奈何甘其心猥冗求媚取容
臣到軍欲免但春補者則期日晏遷以月朔講書
則狀申欲免但春補者則期日晏遷以月朔講書
嚴而自安親措置官之職揀批啟箴塵埃僕綠庠
處之安而本職則談他官通攝臣已竊鄙之
矣常去歲田事不登則談他官通攝臣已竊鄙之
廩給濟飢民德至登陸也近又續撥降米二萬斛

項米計臺見今中請乞盡行賑濟未幾又謂
臣親筆云臣大略謂若未佳臣遂致言潛臣非
行部前來欲為沒長孺之舉臣之前以俟成命
所當披瀝肝膽控告於君父之前以俟成命
之須臣之意蓋欲禁聽陛下之處分也繼而
曹臣循行之意蓋欲禁聽陛下之處分也繼而
郵筒中雙黃旗腰鈴走傳一軍皆驚發觀乃一
批與都吏言曹臣入軍境怪近者之來庠准
廣其說令都吏諭意居民多造棍旗帥眾迎接
且今非門備辦香燈設供漕臣本命星官臣以
謂廣德之民此復何特安得以錢可為比而
指意下形小民執旗奔走連日疲頓臣不忍見
其為勢所迫遂各捐金以給之復以書抵臣言
漕司將米給散之後欲邀臣同銜具申繼面見
庠又復謂臣庠與漕使言若與臣同銜具申繼面見
輿作得不精采抑不思米若與臣同銜具申繼面見
下之民監司雖從便且然當使斯民之知彼民
下矣德尚何較其精采抑不思米若與臣同銜具申繼面見
更明矣臣竊觀天下之勢堂陛之相臨統意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相維事關廟堂則百司廢府不得而專權在監
司則州縣小官不得而執如臂之運指若網之
在綱由是國勢尊安民心畏戴用此道也尚或
尾大衝決內外相違假孟軻氏民為重以文其
說則上陵夷從微至著寧不其可畏哉臣未
到軍以前下陛往建平縣不出糧收錢今陛
二萬斛乃分撥於民庫乃不候報可先陛於
陛以下欲濟其權則易之以下不與也陛下
之足以辦之矣恩欲歸於知已怨不必幸於
廷表欲掠於一身害必及於他入不知幸於
所恃而敢爾近據人戶解四一第陳訴齊米
盜事臣委庫覈實皆復支離其說具欲兩平其
訟意果安在兼庫估勢憑陵嘗謂臣寧國新除
陳廣壽漕臣以彈文商論於庫其意蓋以脅臣
也如廣壽德申乞官不當必欲更河預焉乃對
按服肆言所差之官不當必欲更河預焉乃對
學填刺名糧其不候一緩瀆其素所事繫
求填刺名糧其不候一緩瀆其素所事繫

紀綱寧容但為輕易望聖慈特發裂軍壘者之成
亟從罪斥以非小補伏候朝廷威裂軍壘者之成
其於國勢誠非小補伏候朝廷威裂軍壘者之成
避仇怨既行按奏則臣今乞引嫌回避欲望不
聖慈矜孤蹤不勝大願俟一等軍壘或待次差
遣保全孤蹤不勝大願俟一等軍壘或待次差
日奉聖旨林庫放罷魏峴與一教授林庫差
遣李提舉奏為廣德知軍魏峴與一教授林庫差
實按轉運是非責治者當覈實辦明事臣聞論事
者當辯是非責治者當覈實辦明事臣聞論事
是者非之所在也然每患乎言之以多端聽之易
惑者不覈其事實之過誠即其名可以覈其實則
者固不可不覈其事實之過誠即其名可以覈其實則
竊覩進奏院報知廣德軍魏峴與一教授林庫差
別與法且乞軍壘差遣臣竊謂峴與一教授林庫差
是者非之所在也然每患乎言之以多端聽之易
辨者蓋惟以其實考之則真非當有不一難
庫乃按其也峴雖為庫設然以臣所聞峴非按
挾漕臣而陵郡守夫以謂其捨教職而任荒政

臣等謹將此項各款開列於左

陛下大捐廩粟以活之仕乎此邦者出任其事
如救焚拯溺何常職之可拘當此之時軍學堂
武為重乎本軍振濟為重乎出身濟物固儒者
事矣昧於輕重而將以臣終日坐倉為可鄙
廩矣至於陵忽郡將則臣不可不禮然當問
庠之所守為何如設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
順而况守者正峴亦當屈已從之未禮節慢
言也所守者正峴亦當屈已從之未禮節慢
則峴之深怨極憾於初未見語言禮節慢
也其與峴比有事主其雖任按察若其乃按
善峴不肯苟徇具以上聞孰曰不可然臣不知
果峴為是乎其為多而能止其鄉莩死者衆而
曰峴流移者多而能止其鄉莩死者衆而
不能較其處濟米給散之詞其條則有日之
之不明其事則有向人之詞其條則有日之
案各指其實而辭其青矣臣竊聞峴之某失
於任庠者亦無所辭其青矣臣竊聞峴之某失
餘言略不試覈其實峴為是乎其為多而能止
罪言略不試覈其實峴為是乎其為多而能止

專固人臣之罪而許以從君任怨者乃人主之
掠美固君臣之罪而許以從君任怨者乃人主之
欲如峴所陳以濟下欲濟而司專擅之罪廣德
不齊糶米未至不能詳知然竊謂濟糶俱急轉輸
乞糶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厥成終文籍具存
自無淆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惟下之
所察臣事君猶其專也至於掠美之說則又不可
事而巳臣職無他任其君之事而巳故稱人子
之善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之善者必歸美於
於其君稱職是而任其職欲使其稱職而人
欲其不稱職而任其職怨之乎使人稱職而人
怨之者推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人主何利焉
且峴之言矣必歸咎於上矣人主何利焉
也獨曰臣亦散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
奉陛下之臣亦散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
何往而臣非之陛下之臣亦散陛下之臣乎以
之名也臣非之陛下之臣亦散陛下之臣乎以

卷之六 七十三

問也若夫黎民阻飢上有所當歸知此則如慈母之
 乳其子初不為民阻飢乃有恩歸知已怨萃母之
 廷之言何其所見之異哉且民飢而不得食則
 怨既得食矣又何怨萃於上之有乎規之言無
 足辯者然臣竊見近日風俗日以衰弊人臣率
 顧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
 不肖每獨憂之規為便文自營誰任職授任者
 益以自專掠美為嫌便文自營誰任職授任者
 者規言雖小所關甚大此臣拳拳之愚所以
 瀆公論伏望陛下特選朝士或委鄰路監
 有公論伏望陛下特選朝士或委鄰路監
 下不可無責若規言無實則是以私意邪說上
 惑朝聽亦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是非非
 激不可復避聖明且規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
 敢言寬輒有白事道傳竊見廣德魏守按罷教
 持隆寬輒有白事道傳竊見廣德魏守按罷教
 受林庫卷傳其効章至此者詳觀之實乃按真
 漕也其竊惟去年蒙朝廷撥米振濟自江東

言之廣德為最優且如池州太平州寧國府等
 處若以戶口及所得米數言之皆蓋不優於廣
 德蓋緣廣德之民自來貧困雖遇樂歲亦不聊
 生去之意優數撥米為然猶患其不足故漕司
 廷乞又申明易糶為濟然後一方之民得免死
 徙之患此主上之至德丞相之命給散也米乃
 朝廷之米有司不過奉朝廷之命給散也米乃
 魏守所以奏上之真漕且以散米多聞數日之間
 舉郡紛然至謂真漕且以散米多聞數日之間
 日感戴君相之恩德之民變為疑惑之言是魏守
 本謂真漕市恩以歸怨於上而不知今日之實
 乃所以為歸怨之舉也其不能自漕之輒上其事
 區區仰荷知委如有一毫明此真漕之心天實
 厭之伏望鈞慈特賜詳察施行以釋民疑上
 民望之干冒威尊下清皇恐之至
 相書某介疎庸伏蒙公朝過有推擇俾居
 均教導之職無補秋毫每深自愧伏觀國家
 令諸川教授於一郡者固相與典教於一
 之職與典教於一郡者固相與典教於一

林庠為郡守劾奏遂致罷黜其不敢不為一言
竊惟自古設官雖各有司存而亦有可以相通
者且司徒掌教從古以然故周禮大司徒之職
曰因以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之有禮二教焉
以荒政十蓋聚萬民夫以掌教之官而兼領
荒政何也蓋聚萬民夫以掌教之官而兼領
得政而行也慕爾校官與司徒固相通者蓋然預聞
荒政頗亦似之其所謂可以相通者蓋然預聞
所在教官不尊法度效樂之集而強半為守
臣者未聞有所按發而留意於救荒者獨以罪
去借曰侵官不酒愈於預效樂者乎江東曹
既以提學為職知於庠平時有學道愛人之志
安幸而走委之亦未為過苦遂其一所委則何謂
公無以安曹臣之與一等差遣而教官竟罷猶
乙亥之旱川為甚而民又最貧故饑饉所分二
州允加意於此郡汲汲救濟民而未曾責之
出糶得米凡五萬石皆以保全者二十餘萬
聖朝

配天之澤可謂博矣迨丙子春乃有為詞以
欺廟堂者謂江東諸郡實不甚旱飭監司好名
故張皇其事且指民無荒草為旱雷本輕之登
於是當路不能亡感而申請遂落矣三月未
稟再巡歷至桐城是時民飢困者甚眾所請禹
石晏為都司駁下遂不獲已與郡守魏峴議先
發廩以濟民然後申乞矣畢都司有不樂者於
是嘆峴効法所委之官以自解而孤跡遂安
矣辛朝廷清明察峴之疾而以某為無罪迄
免吏議天覆地載恩施無窮未報塞之所謹
略記所因於待臬之奏後世世子孫毋忘
賜其魏峴謝表別見丁
此云其辨明者具列下

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鋪狀

照對黃池一鎮商賈所聚市井貿易稍稍繁盛
州縣官凡有需索皆取辦於一鎮之內諸般百

物皆有行名人戶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
無由得脫若使依價支錢尚不免為胥吏威尅
况名為和買其實白科今據張宣趙義等四十
三狀所陳誠可憐憫以區區鋪店能有幾許財
本而官司敷配曾無虛日誠何以堪照得在法
置市令司自有明禁 朝廷屢行申飭不許創
立行名當司雖已嚴出榜文不許州縣抑勒行
鋪買物然行名不除終為人戶之害牒本州帖
縣鎮將黃池鎮應干行名日下並行除免仍給
版榜本鎮市曹釘掛曉示如今後州縣鎮務等

官吏輒敢科敷民戶收買一物一件許徑詣本

司陳訴定將官員案劾公吏決配施行仍申御

史臺尚書戶部并移文諸司照會

嘉定八年十一月因巡歷

至黃池鎮民渡道以千數陳訴監鎮官史文林

彌迥買物不償價錢等事已將鎮吏押送鄰郡

根究及申到判云 照對黃池之為鎮地據要

衝實舟車走集之會前政運使孟侍郎以武臣

監鎮多不知書申明于 朝易以左選而史文

林者首當其任正望其以儒者忠厚之政洗武

臣饜雷之風顧乃專事貪殘違戾法守有武弁
之所不敢為者今據廣德軍等處勘到陳德新
查文明等情節如根刷牙鋪籍定姓名置醫科
敷抑令供納纒帛香貨魚肉蔬果之屬有償其
半直者有僅償些小者有三分不賞其二者有
分文不支者其所科買非貴細之藥材則珍美
之比果紐計價直為錢不賞刮民戶之脂膏充
一已之豁鑿至有不堪其命赴水而死者此其

違法者一也收貫縷帛先用灰湯煮熟而後秤
 兩數科糴糯米不用斗斛而用大秤稱盤自古
 及今未聞有此公為倍克莫甚於斯此其違法
 者二也本鎮酒課日纔一二百千商旅如雲何
 患難辦乃於官課之外又多造白酒小酒勒令
 行老排澹抑俵立定額數不容少虧所得之錢
 不知何用以至將門堂酒數與麵店沽賣將酸
 黃酒迫令坊戶一切不卸唯錢是求又以淡惡
 之醋裝灌成旣情夫力巡門抑賣不問願否
 此其違法者三也料罰民財法有明禁而乃據
 撥富民之過以為周利之媒如姓劉入以私釀
 敗露徐仁傑特其屋主元不知情因而文致勒
 令拍酒一千貫阿揚為家僅所告醞造私酒事
 之有無特未可知自當州送獄却勒令拍酒
 四百三十貫并納賞錢一百貫備以為未足復
 押送廣教寺勒令舍鍾樓錢并常住錢各二百
 貫遂免解州劉太般見錢下江自應依條究治
 却逼令拍酒七石為錢二百一十二貫擅行釋
 校此其違法者四也在法未聞鎮市許置廟房
 者而乃擅行拘立四廂以為囚繫百姓之地縱

令更輩拷掠收乞冤價之聲盈溢道路此其違
 法者五也凡此數項皆獄司勘到陳德新等悉
 已招承照條各刺配追贓籍沒監鎮史文林違
 法病民宜從按劾以其因病在假日久見乞辭
 親牒照條保明申如當奎王知縣非應避之親
 既以病廢事亦合令其尋醫雜任所有欠鋪戶
 買物價錢湏管一支還了絕申取指揮方許
 放令起離其初置行名抑賣酒醋等事本司已
 行榜罷及中御史臺戶部牒諸司照會外所
 刑置廟房一項牒本州嚴切行下住居照條止
 保甲機
 察火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對越甲藁

奏申

申戶部定斷池州人戶爭沙田事狀

照對喬廷臣江從龍互爭畢家沙產事自嘉定
戊辰至今凡九年更卓編修俞監簿莊大著胡
判院孟侍郎章郎中胡總領至某凡八任予此
奪彼不勝其異說省部行下不知凡幾符以某
觀之事有簡徑明白而官司一時施行之誤遂
至於紛然淆亂者此類是也蓋上項沙產元係

呂仲富胡彥文承佃歲入租錢一千七百貫有
奇其後提舉常平司以各人拖欠數多遂下本
州主管官召人剗佃於貴池縣統戶喬廷臣乞
增為二千七十餘貫且先納半租入官本州主
管官申取提舉司指揮尋蒙行下估計喬廷臣
抵產給據為業此開禧二年也自時厥後喬廷
臣管佃凡三載其所輸納初無分文之逋而青
陽人戶江諮者意在撓奪遂於嘉定元年以後
詭易姓名或稱李必勝謂有理而必勝也或稱劉先亮
或用其父江搃名或用其弟江從龍更訟迭懇

謂喬廷臣當來不合用明訟請佃乞別召無礙
人實封投買夫明狀請佃謂非違法不可然其
失在官司而不在佃戶何也蓋提舉司元行下
召人實封投買而喬廷臣乃以明狀自陳官司
勿許焉可也而提舉司僉聽既以為可本州主
管官又以為可遽從而給佃焉此官司不守條
令之過而非喬廷臣之罪也及喬廷臣承佃數
年江諮始愬其違法前任俞監簿深不以為然
既給斷由付喬廷臣又欲科江諮詭名投牒之
罪蓋以喬廷臣輸租如故無可奪之條而江諮

設謀傾奪有不可啓之漸故也使有司守法據正皆如俞監簿自足以杜兩家無窮之爭奈何官司利於增錢故江諮得售其計嘉定二年二月提舉司下池州將上項沙產出榜召人實封請佃江諮之弟從龍頓增租錢為三千四百貫官司為其所啖復給據以予之施行之誤實自此始喬廷臣不甘其攘奪也亦乞增租如江從龍之數兩詞互起經涉數年至程郎中內始下法官指定以從龍為無理而喬廷臣三科無欠不虧國課合許其增租仍佃此說頗為公當然

喬廷臣一時陳乞增價初非本情特以不平江從龍攘奪之故遂為此請其後萌悔意經部陳懇謂出於州吏之抑勒且其產比元佃時有坵損去處乞行下打量察其用意不過欲得止依元額輸錢而已省部以其前後反覆遂下本司責狀如不願依江從龍所著之價即仰日下退產給付江從龍如願依此價即不許陳乞打量喬廷臣既不肯增錢遂行情願退產及本州喚上江從龍取問本人父子亦自稱無力不願請佃又再追喬廷臣審責堅乞吐退還官竊詳上

項沙產初無增減始則兩家爭之如金玉後則棄之如弃髮其故非他蓋前日租課之額輕而後日租課之額重故也江從龍元初於舊額之上陡增一千三百餘貫者原其本情自知無法可以撓奪唯有增租一說可以中官司之欲故高其價以啖有司未暇計後來輸納之難易及喬廷臣既退佃然後顧慮久長之利害却乞給與元佃之家姦黠之情於此畢露今蒙省符令本司更切究實仍追喬廷臣取問番悔玩弄情罪某親行審訂竊謂喬廷臣番悔其情尤可察

江從龍之番悔其情為可誅蓋喬廷臣承佃官產首尾數年公家租賦輸納無缺自江從龍興詞撓擾非唯喬廷臣家實被其害而官司物產亦成擔閣及喬廷臣既行吐退本人便合抱佃乃敢飾詞推托使官產兩無所歸正是鄉曲強梗之徒初欲撓佃他人田土遂詣主家約多償租稻家既如其言遂去舊客而其人遽背元約不肯承當主家田土未免蕪廢即此言之江從龍之罪甚於喬廷臣明矣兼江從龍之增錢出於情願喬廷臣之增錢迫於不獲已不獲已增

錢而番悔者可恕情願增錢而番悔者難原况
省符內明言如喬廷臣不肯依價即令日下退
業今本人不願增錢而願退業正應上項指揮
今若加以玩悔官司之罪則彼有辭矣且其事
業又有甚不可者先聖有言民無信不立大易
之論理財必曰正辭國家立租課之法明言三
料有欠然後許人刻佃至紹興勅又復展一季
之限今若開爭奪之門雖三料無欠而他人有
能增立高價者亦聽其刻佃一則其名不正二
則失信於民自今以後國家法令誰敢信憑官
司田產誰敢請射其於大體關係非輕近者青
陽縣有沙田一所人無佃者遂裁減租額以誘
人陳請甫及數年驟令依租額輸納輸納不足
遽籍其家某因陳詞遂與批判謂果如所陳是
官司以沙田爲弄誘而陷之也即行下改正而
還其貨大抵今之州縣有司鮮知理財正辭去
食存信之誼故其施行類多如此遂使官民相
疑有如讎敵良非細故其區區之見以爲上項
沙產若令喬廷臣依舊價接續承佃以示官司
守法存信而不貪小利上也併二人比皆不予而

下本州召入情願實封次也至於二人畚悔情
罪皆以經赦欲姑行原免本司除已帖縣將喬
廷臣着家知在外更合申取指揮施行仍乞檢
照舊法行下約束本路州縣應租佃官產之人
若非三料有欠并出季不納官司毋得許人刻
奪元以低價召人承佃後來不許增添租額
幾官民相乎爭訟寢息謹具申行在尚書戶部
伏候旨揮

尋行下
從中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照對溫膾賊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

州亟牒左翼軍遣發官兵及勸諭晉江同安管
下諸澳民船與官軍會合前去收捕公移親筆
再三勉勵如能捕獲賊首及其徒黨除優支賞
犒外更與保明具申 朝廷補授官資用是人

情翕然莫不思奮至五月十三日左翼軍統制
薄處厚躬率守闕進義副尉權正將備將立全
進勇副尉充撥發官陳聰効用充撥發官廖庚
降守闕進勇副尉訓練官吳世榮前進武校尉
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乘駕甲乙丙大戰船并
次船共五隻計水軍四百一十八人烈嶼守領

方知剛林枋等糾集民船三十六隻計鄉兵四百六十二人嶺兜總首王行已船四隻計鄉兵六十人其賊船一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淘洋爲官民船趕上獲到賊首趙希邵林添二陳百五蔡郎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軍捉到賊探鄭九七高彥二名晉江縣尉捉到賊探朱十四一名惠安縣捉到賊探林慶郎一名又漳州統領楊修武續捉到被擄人樊十等一十一名總計一百三十六人并贓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軍勘院根問各據招節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殺人等罪犯於當月二十四日照斷處斷及將被擄人釋放已具申樞密院外切念某叨居郡寄平時素無威望可以震懾姦心致使賊徒乘間侵軼仰賴朝廷威德所被將士民兵相與協力雖未能盡行勦絕然賊首趙希邵素與王子清敵體林添二陳百五蔡郎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旣遭擒戮賊勢緣此遂孤其氣亦沮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統制薄處厚等委有勞効合保明具申下項一武經郎殿司左翼

軍統制泉州駐劄薄處厚廉謹持身善撫士卒
到官數月脩飭軍政漸有條理舟船器甲整治
一新及賊徒及境遂能奮不顧身統率將士衝
冒風濤之險於五月初九日至晉江縣管下水
澳海心捕獲強盜王子玉等四十八人十二日
至同安縣管下料羅海心捕獲強盜史添四等
三十一人解赴本州根勘各曾在海節次行劫
已申交撫司酌情處斷外至當月十三日至漳
州沙淘遂捕獲賊首趙希卻等旬月之間海道
頓清欲望 朝廷特賜獎擢以爲兵將官之勸

一左翼軍將副合干人林賜廖彥通立全陳聰
廖彥吳世榮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並係在海
親獲克盜之人欲乞 朝廷特賜指揮各與陞
轉內立全一名人材事藝頗出諸校之左曾於
去年十一月內帶領兵船到漳州海界沙濤洲
親獲強盜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年三月到潮
州海界蛇州洋親獲強盜陳十五等一十四名
解赴本州送獄根勘各節次在海行劫贓滿其
徐十一等已具申交撫司陳十五等從本州便
宜處斷外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立全用

力尤多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稍賜優異使將
校有所激勸又吳世榮一名元係進勇副尉權
法石寨因去年六月內福州客人陳八太在本
港捕賊行劫有失收捕其具申 朝廷蒙行下
鐫降一資責以自効其劫陳八太船賊人續被
温州樂清縣尉捉獲外其吳世榮能以勤補過
於去年十一月內將帶人船到本州海界圍頭
洋親獲強盜謝三十一名解赴本州送獄根
勘申安撫司處斷訖至今年三月內又於潮州
海界蛇州洋同立全獲到陳十五等一十四名
至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吳世榮宣力亦多
欲望 朝廷特賜旨揮叙復先來所降一資外
更與陞轉施行又商佐一名係故商榮之子昨
因隨父於大奚山立功授進武校尉後緣其父
海州失利怨仇乘之遂肆誣奸致遭追奪居常
以門戶衰落每有爲國効命一洗前耻之意提
舉市舶趙某以其父商榮曾出其先丞相之門
帶到本州權監藥局某因差部押潛火衙兵統
制薄處厚以知其入熟於海道遂令隨船前去
捕賊商佐首登賊舟俘獲兇黨其勇敢趨捷實

有可嘉無昨來所犯已婁經赦宥欲乞 朝廷
特賜叙復於今參選庶免終棄於無用之地并
乞旨揮

一本州同安縣管下烈嶼首領方知剛林枋等
各係士流頗能以信義服衆本縣補充首領提
防盜賊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嶼放火殺
人去烈嶼止一望間方知剛等即團結丁壯排
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幾賊船果到本嶼見其有
備不敢輒犯一境生靈賴以獲全某初無賊報
傳訪寓公士人以討捕之策衆論翕然以爲溫

艚賊徒素與烈嶼爲仇而本嶼民兵便習舟楫
可爲官軍之助某遂禮請鄉官前往勸諭其方
知剛林枋果能効力率到人船與左翼官兵會
合賊徒初欲抵敵以官民兵勢盛恐懼喪膽遂
束手就禽竊照慶元格諸色人等親獲兇惡強
盜三人下班祇應五人進武校尉七人承信郎
今方知剛林枋係同左翼軍兵獲到賊首趙希
卻等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餘人又非
僅獲五七人之比伏望 朝廷特賜詳酌推賞
施行

一本州晉江縣管下嶺兜總首王行已將帶人
船自備糧食器械隨隊左翼軍下海會合獲到
賊徒鍾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條推賞併乞指揮
右件如前伏乞指揮施行申聞者八月三日奉
聖旨薄處厚
特與轉一官林賜廖彥通陳聰各特與轉一資
紅全特與轉一資仍特陞差本軍權副將廖庚
特與補一資吳世榮特與叙復元資商佐特與
叙復元資於令參選方知剛林枋各特與補下
班德應王行已特與補進勇副
尉今劄付泉州關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

竊惟見危授命士之所難今有剴跡戎行綴名
小校而能捐軀殉義凜然有烈士之風其在今

日死為難得其既親睹其事豈容不以上聞此
者海盜披猖侵軼郡境某亟牒右翼軍分兵防
遏是時群賊泊舟圍頭澳距州城百餘里官軍
星夜疾馳至辰巳間猝與賊遇賊徒椎牛大嚼
而官軍猶未朝食衆寡勞逸既皆不侔故自將
官邵俊以下俱有觀望蓄縮之意獨撥發官進
勇副尉王大壽者忠勇奮發控弦直進賊徒中
箭而斃者凡十餘人群兇為之奪氣邵俊等既
引軍稍退大壽猶挺立不移立罵俊等曰趙官
家平日養着好人見賊便走其時惟隊將秦淮

軍兵朱先陳捷兵慶尹政李從六人隨大壽及秦淮等死之李從以兩奪賊猶獲免海瀕居民登高山望見者莫不失聲嘆息爲之泣下某旣爲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聞者於是競勸未幾遂有沙淘洋之捷俘獲賊首林添二等遣皆下手殺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際設大壽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雖足以慰英魂而據衆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獎忠義以勵風俗今大壽以軍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一旦遇賊寧殞其身而不忍負國寧死於王事而不暇顧其親其志節卓犖如此儻以其人微之故泯嘿不揚殆非所以爲忠義者之勸伏乞詳酌將故撥發官王大壽優與贈卹仍將其長男効用王凱夫補授官資所有秦淮等五人併乞優卹施行伏候旨揮

小貼子稱所有準備將邵俊等緣不進前救援致王大壽等戰死本軍統制薄處厚已將俊等斷遣降充長行去訖更合取自指揮申

聞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大壽特賜保義郎王凱夫特補進勇副尉秦淮朱先陳捷

是慶尹政伍名各特贈承信郎仍令本州具
邵俊等官資職位姓名申樞密院今劄付泉
州關牒施
行准此

申樞密院措置汾海事宣狀

戊寅十一月

照對泉之為州控臨大海實閩陬要會之地

國家南渡之初盜賊屢作上勤憂顧置兵立戍
所以為海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
之後戍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武備
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溫明
群盜窺見單弱輒萌侵軼之志仰賴 聖朝威
德廣被亟遂肅清儻幸目前之警言粗平因循苟

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亡後日之患其不後
迂愚竊思所以為久安之計者近選委本州觀
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用同左翼軍副
將丘全等徧行海濱審覘形勢今據逐官申竊
見汾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
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
急可用今來左翼水軍三寨曰寶林曰法石曰
永寧本州汾海四寨其緊切者二在晉江曰石
湖在惠安曰小魁大畧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
林取城甚近距海殊遠其勢稍緩而延有新舊

兩寨至園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闕大海南
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達石并
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得
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為多法石雖
有一百二十餘人然正為防海要衝之地其數
尚少永寧步軍之數倍於水軍誠為倒置此布
置之未盡得其宜也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
軍器總於大軍遇事閑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
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舟師之名
初無其實至於管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具尤甚
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
行措置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寶林新舊兩寨在城南一里許初因紹興間
統制陳敏申謀自福州延祥寨發到水軍暫住
寶林寺其後就寺傍建寨因以寶林為名據其
地勢不過捍城外子河左翼大軍既屯城東緩
急自可為用水軍重屯深居內地未合事宜今
欲於見屯三百人內撥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
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寧以八十人新屯園
頭其寶林空閒寨臺却撥步軍居住以翼城南

亦不矢爲捍城之備其竊詳所申委屬允當蓋
水軍正爲防海而設其垣在金陵見兩司水軍
皆於龍灣左近屯駐俯瞰大江未有以水軍爲
名而深處內寨者今若移寶林水軍添屯法石
永寧兩處及於圍頭置戍糧廩賜初無所增
而軍人列居海瀕習熟風濤之險與安居內地
養成驕脆者不同子孫生長其間未免以漁採
爲業他時招行招刺無非慣便舟楫之人實爲
永利欲乞 朝廷割付左翼軍照應施行一法
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廣闊寨臨其上內足

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勢稍
加葺理使成家計而人數尚少諸事苟簡今合
行之事大畧有五一日增添人數照得見屯止
一百二十六人合於寶林兩寨撥出壯健軍兵
七十人及招收稍工碇手共湊作二百人庶幾
聲勢稍張可以鎮壓二日改添寨宇照對本寨
初因寓屯彌陀院傍遂旋展創規摹簡略元管
軍房一百二十九間除西廊并佛殿後橫廊共
一十九間皆彌陀舊屋損甚合折外見存一百
一十間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間

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勢其東稍厚西多空闊合
移寨就東仍依後山爲將官聽別遷寨門以對
前山却存留彌陀舊墩以補西邊之闕庶幾士
卒得以安居又今教場去寨幾二里許傍臨官
道每遇教閱發箭有妨往來之人欲移就寨前
空地以便閱習三曰預備舟船照對左翼軍甲
乙丙大戰船三隻係是鼎新創造木植堅壯所
費不貲近者一出便獲勝捷目今見泊近城水
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頓責付正將差官看管
每月遇潮長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職曹官同
將官閱相舊例春秋各大校一次後緣無船遂
不復講欲自日下爲始仍舊舉行庶幾舟船在
水逐時運動既免朽腐人船相習亦免生疎餘
時即用蓬蓆遮蓋以避雨淋日炙之患四曰預
備軍器照對本寨軍器總於左翼軍其在寨者
止有軍人隨身木弓弩皮頭鎗可備演習而不
可攻戰遇有緩急施行閱請委屬非便合量閱
兵器收頓本寨庫眼責付將官交管遇有急緩
便可給付軍兵使用不致後時五曰預備錢糧
照對倉卒或有賊船合行粘蹤追捕多以候借

請遂至緩不及事合將本寨軍兵錢糧預行支
椿一月專一準備出海捕盜使用其竊詳法石
寨正係咽喉之地日前屯兵既少止差準備將
訓練官彈壓其正副將却深居寶林寨海道倉
卒有警言往來咨稟旋發官兵旋雇舟船旋閱軍
器三者既備又須申州借請未免遲廻累日賊
徒已竄逸久矣今若添展寨宇屯水軍二百人
就立正將解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錢糧氣勢自
然雄盛萬一賊徒在海作過為正將者即可遣
兵收捕無文移往復之勞無倉卒迫遽之患委

屬利便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 朝

廷劄下本軍疾速照應施行

一永寧寨地名水灣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

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闕臨大

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

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

言之置寨誠得其地但沿海列戍當以水軍為

主今來僅存五十人而又雜以老弱步軍却有

百人實無所用合於寶林寨撥出壯健軍兵五

十人添作水軍一百人而以步軍五十餘發回

寶林柱替外存留步軍五十人通以一百五十人為額其寨屋元係鄉民協力架造今見存軍房一百五十間淺隘太甚火道又狹軍人自言家口稍多者難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日上戶復為添造二十間稍堪居止其舊軍房舍量行展拓每三間併作二間庶幾地步稍寬可以存活老少計今所存舊軍房一百五十間可併作一百間通新造二十間為一百二十間尚欠三十間兼將官有廳廊而無房舍環視寨外儘有餘地而西北地勢頗厚欲展向西北兩面添造將官房舍及寨屋四十間仍將火道窄狹去處斟酌除拆以通閉塞為利便所有本寨軍器却稍足備但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有鐵甲百副今當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軍換易紙甲其錢糧併照法石體例椿辦一月其竊詳永寧寨委係海灣要害去處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軍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 朝廷併賜指揮施行

一圍頭去永寧五十里視諸灣灣為大往來舟船可以久泊訪之土人賊船到此多與居民交

通因而爲盜况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爲
控扼之所圍頭次之烈嶼既有土豪鄉兵可恃
圍頭合行措置今欲創立小寨約以百人爲額
上可接永寧下可接烈嶼前可以照應料羅吳
嶼等處內可以控捍石井一帶港口實爲衝要
略計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門戶得以捍蔽
一也設有緩急動息易知無倉卒奄至之患二
也士卒習熟地利易於捍禦三也坐而需賊以
逸待勞四也地勢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應
五也以此言之合行創置今相視到兩處其一

高廣山下闕臨大海一目皆盡但地稍狹露東
厚西薄可以暫駐而不可以久居若欲爲經久之
計則當在高廣山後其地平廣藏風乞牒左翼
軍差詣曉立寨人審定其竊詳圍頭置寨事屬
創始與前兩處止是添展事體不同費用旣多
尤當加審遂博訪寄居侍從等官及土居土人
鄉豪灣長之習熟地利者皆謂圍頭置寨委合
事宜蓋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
於此稍泊蓋其灣澳深闊可以避風一也海中
水鹹不可飲食必須於此上山取水二也當處

居民亦多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
之三也居常客船賊船同泊于此不測間多被
賊徒劫擄而去徑入深洋不見蹤跡今若於本
處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預備舟船預關軍器預
積錢糧悉照法石寨永寧體例委足以機察盜
賊保護民旅某已牒本軍一面差人標定寨基
計料翔置外欲乞 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施行
一諸寨水軍務要人人可用近所閱視勇怯未
免相半契勘左翼水軍闕額頗多合量行招刺
外仍牒本軍將在寨水步人通共揀選應水軍
內有不堪出海之人撥入步軍隊伍步軍內有
稍諳船水及雖未諳而少壯勇健堪以演習之
人却撥作水軍使喚又寶林兩寨附城與大軍
密邇稍有老弱尚可存留惟自法石以往並須
精銳不可以老弱充數其竊詳所申委係要切
今取會本軍要見水軍有無闕額據申見闕七
十五人最是梢工碇手全然闕少梢碇乃船人
司命與水手事體不同若刺軍兵恐無肯就之
人乞備申 朝廷行下本軍且招梢碇四十人
仍與刺効用名目庶幾海濱強壯輕捷習熟風

濤之人欣然就募欲乞 朝廷詳酌併賜指揮
施行

一巡緝海道令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
石湖小兜主之每巡至興化軍寨兼寨止自水
灣以南永寧圍頭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柵寨止
自岱嶼門內外直至東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
寧止逐月一巡其所差將校軍兵姓名并下海
日分申州以憑考察其竊詳所申區畫地分已
得其宜欲乞劄下左翼軍并本州照應常切遵
守

一左翼水軍三寨法石係是裏巷去城不遠永
寧圍頭正臨大海風沙簸揚將士到彼未必樂
居兼又責之逐月巡緝則時時在海暴露日多
欲牒左翼軍今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二
年爲率理作重難除獲到賊徒別申 朝廷照
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緝有勞界內無盜賊作
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
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
朝廷別加酬獎其竊照尋常軍中陞差多出主
將私意今若明立定制必須彈壓盜賊有勞之

人方許陞進又必以二年為限則被差將佐於
本職不敢苟簡實關激勸欲乞 朝廷詳酌劄
下本軍遵守施行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舊名海口南鎮與北鎮
相對城下之水從此入海潮汐所通實為本府
內門岱嶼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稱為岱嶼門乃
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寨基平廣居民頗多舊管
額三百二十五人今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見管
在寨土軍一十九人新招水軍三十八人委是
單弱欲增作一百人寨屋元管一百二十間見
存三十二間餘皆倒墜今既增作一百人尚欠
軍房六十八間合行添造所有軍器大段欠闕
併乞委官計料製造施行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
首為控扼之所又為海澳荒僻之處日前常有
賊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舊額三百一十人今
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見管在寨土軍四十一人
水軍六十六人內新招二十九人皆頗壯勇若
據此數加以訓練必得其用寨屋元管一百間
今見存三十八間餘皆倒墜合行添蓋所有軍

器併合委官計料製造其竊照石湖小兜兩寨
置立去處正係本州門戶軍額闕少營房倒墜
舟船器械色色無有此本州所當任責者除已
一面措置務令整備外伏乞鈞照

一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無船與無人同近
來節次捕獲海寇收到船一十五隻除損燬不
堪外有尚堪乘駕者五隻合委官計料修整撥
付永寧圍頭石湖小兜寨使用其除已帖委水
軍副將立全計料修整發下諸寨仍督令逐時
教習在船武藝務令慣熟外伏乞鈞照

一今來左翼軍創置圍頭新寨添展法石永寧
兩舊寨其費用已不少兼軍人一番移徙般絮
家屬置辦動使官司皆當與之區處令其所至
如歸通計不下萬餘緡又石湖小兜添砌寨屋
製造軍器亦非數千緡不可目今郡計雖窘乏
至甚然石湖小兜乃本州所當自任其責已極
力樽節一面措置外不敢上紊公朝所有左翼
軍闕乏尤甚更無寬剩可以那撥自非控告
朝廷無以集事告乞科降錢會竊恐重於施行
或上下礙司支撥又恐徒爲文具如近蒙劄下

支撥錢七千貫應付本軍製造軍器等用止據
撥到三千貫自餘皆是虛數已別具申外今來
欲乞鈞慈不靳小費以為海道悠久之備特賜
撥降度牒一十五道發下本州交管變轉責付
本軍所委將佐着實支用其謹當嚴行督察所
造寨屋之屬務令一一如法不許分文虛費候
畢開具帳狀供申伏乞指揮速賜支撥施行
十一至第四項續辦三項日極密院劄子至
左翼軍照所申事不得稍密切措置皇外右
便保翼明申樞密院照應施行并劄泉州左
五項劄已劄下前司照應施行并劄泉州左

翼軍外右劄付知泉州真賢先次逐一從公
點揀老弱病患不堪執役官兵人數姓名申樞
密院劄此第六項地輟理常切遵守施行不得
右劄付泉州從所物輟理常切遵守施行不得
因循弛懈設事具知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
將官已劄下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
委有勞効即仰次第保明申取朝廷旨揮具
知稟申樞密院并劄前司外右劄付泉州照
所申事理切在此第八第九項施行無致緩急
所申事理切在此第八第九項施行無致緩急
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十項諸船隻各
下泉州左翼軍從所申事理常切謹辦各
皆情熟先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十項
日奉道聖旨令封樁庫於見樁度牒內支降一
十五道付泉州每道作官會八百貫交賣將收
到價錢作料次支撥付左翼軍專充創置新寨
添展舊寨等使用仍督責本軍務要工役如法
堅壯毋得易簡成裂其度牒仰本州差人前
來請領候畢工日開具收支細帳申尚書省

皇朝通志卷之八十四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倚辦於本州招刺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郡相関其實未嘗畧有統攝故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勤惰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爲統制者得以

肆意措剋歛怨行伍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親出救援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而後肯前今夏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統戍得人軍律粗整且與州郡同心協力故得俘獲群醜向使如前任賀清臣之愚悞其取敗也必矣竊見比年以來海盜不時出沒米商船賈間遭劫掠今夏一警尤爲猖獗憑藉朝廷威德幸遂肅清近准帥憲司牒明台海界復有強

寇正是整節軍政之時其見具措置事宜申取
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終恐別
生矛盾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殿步
司出戍淮上體令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
庶幾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
或有調發不至乖違實愆久之利伏候指揮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